

唐
文
粹

表奏書疏
文論

卷二十九
之三十五



文粹卷第二十九

表奏書疏已

摠七首

奏

吳興姚 鉉 纂

尊號

奉天論徽號狀第二首

赦宥

論赦書狀

舉官

請許臺少目長官舉薦屬吏狀

府庫

請不置瑤林大盈二庫狀

內人

初收城論詔渾城取裏頭內人等狀

賞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衣菓請賜帛不與官二狀

論徽號狀第二首

陸贄 下同

右翼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為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

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以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皐或曰帝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為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皞兼自王與帝始惣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弘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况今時運迤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于理必相符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以興發德音引咎降名深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上可以齊德於曩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求保鴻名常為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愜而不革之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惠哉玄元之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加穀以賤為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汜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書不得言聖史策稱之以其能損已也臣願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鑑其理唯明主行焉謹奏

論赦書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書示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並條奏來者臣謹如詔旨

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
以為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
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臣役非常之危者
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
嗣承大寶志一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毗庶未達於
暫勞之意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
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和稅情志多壅乃
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八六師出次於
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任理罕有若比之
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
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換黨姦其流一貫繁不可悉數
皇輿未復國祚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獲賞困窮者
未暇恤滯抑者未克申將欲紓多難而收群心唯在赦

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勳人以言所感已淺
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于羣野躬自髡剔
以為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良以誠
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
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一招延不可以
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堦不可以不洞開襟抱洗
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癩痕使天下之廓然一變若披重
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
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
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以赦文至精止
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之於事事或未諭故
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同不相越踰本

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不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能信伏願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舜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而措之無苟其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爭何可不詳亦何可不務罄輸衷懇伏聽聖裁謹進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日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自揀擇不得信任諸司者臣以聞多謬當大任果遭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情固不可已夫理道

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循聲華則趨競弥長而沈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簡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閭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同為太僕命之曰慎東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大官得自東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惟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官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選此其明驗

也魏晉已後暨於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惟高位重職考庶官之有成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員品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黃散已下悉以委之廓猶憤恚以為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敕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敕所命者蓋宰臣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署循資格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循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揀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

序俸臣等執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避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始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邊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頑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惟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不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常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効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

請委長官擇選指陳才實以狀上言一經薦揚終身保
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失
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褻升亟失
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
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
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即是使府佐寮累經薦延多歷事
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
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
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為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
為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
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
任責成者特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
得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

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怨于素者
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叶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
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為辭夫如是則若無其人
孰敢當任責成無為而致理之道也所謂聽言廣納弘
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
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
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
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迹論
人之惡者必公辨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責其實既得
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
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
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
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構不辨之寃此古聖王聽言

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傾覆邦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為出衆以自異為不群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况又有古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

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為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悉陳所犯之狀其人受賄其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考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施刑如或有辭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諸士備聞群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別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親故舉於君且未絕私薦於宰臣豈肯無詐

夫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特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復委長官慎東察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况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動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為長官時則不能舉一二屬

吏居宰臣位則可委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以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官庶官擇佐寮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深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徵求將務求人無易於是故選自卑遠始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實於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叙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叙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官懼曠庶官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

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
職業不舉則品格濇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
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
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爲厲塞源浚流未見其
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
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仕
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
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
不傷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
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
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効也陛下誕膺寶曆思
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
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雖啓詳延之

路罕施練敷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
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
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
得人陛下慎乘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
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
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
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
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
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
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
好之如何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如何子曰未可也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
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

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一至于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公言固非為己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之謹奏請不置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下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能忘其欲賄之心哉

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爾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地同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不為貪散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賦稅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滯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禮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敷行約儉

斥遠貪饕雖內庫大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
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
之事復見於世矣近以寇逆亂常鑿輿外幸旣屬憂
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
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矍然自驚不識所以何則天
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辛勤守戰
之効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
忘懷竊揣軍情或生缺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
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
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眩俗昏鄙識昧高卑不
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
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
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下厚其身不私

其欲絕耳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
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
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溫豈不以勇夫恒性嗜
貨矜功其患難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
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
豈其殷鑑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洩其患豈徒人散而已
亦將慮有搆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
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拂而
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
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
齊宣之囿四百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辨
察茲理洒濯甘共心奉三無私以一有衆人或不率於是
用刑然則宣甘六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

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
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
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
得以陛下天資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畜怨爲
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
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在陛下能行與否爾能則
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
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
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
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
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瑰異六織麗一無上供推
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此所萃慕陛下以必信
之賞人思建功北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

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摠緝
禁網乘輿有舊儀邠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專貧是
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捐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
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恠小失多廉賈不處
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
勝管窺願効之至謹陳言以聞謹奏

初收城論詔渾瑊取之衆頭內人等狀

右德亮承旨所錄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與渾瑊
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為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
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憂人罪已屢
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
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版蕩於橫
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梅

感於人神故得百靈降康北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畿甸遠周寰瀛再役疲瘵之甦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願聞德声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宮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為號蓋是中壺未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寔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之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送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

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之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奉迎神主將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高有功綏輯黎蒸優問耆耄安定反仄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上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節服器繕講殿臺榭耳目之娛選中御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為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其散失內人已經數月既當離變之際必為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必當自來陳獻其

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群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捨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邪蓋知君之大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為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戾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

霸功管仲戒之以禮無忘於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為書紳之規以衰衛為覆車之鑑則德為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候聖裁謹奏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第一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得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可輕苟輕用之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沿路

所獻水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
虧至化量以錢帛為賜足彰行幸之恩因饋酬官恐非
令典謹奏

第二狀

右欽淑齋中書所與進奉果入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
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
已下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臣愚以為信賞必罰霸王之
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
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
罰國之大綱一綱或焚萬目皆施雖有善理未如之何
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
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防戍歲增策勲日廣財賦
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賚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
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薰酒

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
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為
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
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為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
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
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
虛實揣重輕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
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不齊
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
誕漫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
以裁實也差品列異章服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
義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為國家
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

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雖同其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受俸者雖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無有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貴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負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負然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又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盤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本誰復為用哉且負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管攝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俗所以若存若亡而士不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爾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為無損於事人悟斯言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為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負有限而勲闕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已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一而濫施人無籍焉何以為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惟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為必欲使之鬱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為不可固傷大猷願留睿思少賜詳度

唐文粹卷第三十上

表奏書疏

檄露布附 摠七首

奏

吳興姚 鉉 纂

兵機

論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不要指授方略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初收城後請不誅鳳翔軍將趙貴先狀

論請不替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狀 已上並陸贄

論功

論神兵軍大摠管狀

檄

為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駱賓王

露布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論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不要指授方略狀

陸贄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城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

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流速奏來者
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
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闔誓莫干也
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
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
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
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
由已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名將鋒鏑交於
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十
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
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機下
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
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

者由此過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
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搖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
固之重秦梁迴縉千里而送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
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群帥事無大
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率
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
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令者陛下能於
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
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旣不果
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叶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
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凌上替凡在執干戈而
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已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
羈制陛下宜俯循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

數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
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
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
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
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成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
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
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
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
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陸贄 下同

昨日欽淑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
中事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淑奏來者兇梗
賊盜關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

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淑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
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
喪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鄆陵范熨祈死吳剋
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禍福不可以屢空徼幸不可以常
覲君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
臣竊懼諛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
會揣英主刑平之心必將競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
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
之後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
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
而隘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
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茂夷繼起阻命之帥非不誅
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

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莫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情諧之交及遂乃螽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鑿輅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隉艱屯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劔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蒸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

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歔歔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身鴟以好音消浸沴爲和氣向是茲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換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豎首竄之將壹純誠以効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真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霈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恃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諭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化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罄國

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廩牧以張武筭斂周於萬類徵
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
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卒
唱亂此戎搆災豺狼整居於禁闈突猱擇肉於馳道河
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宗郊伏頃之師守壘不暇于斯
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
間何所不為既而悅納之傳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
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帶芥望
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
假兵救死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
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
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
其所欲使家家自寧人人自安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

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
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躋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
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
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
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
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家
國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
崛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
故書曰唯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
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
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
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鋸鋒叛者不實則

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員釁者懼必死之誅
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氓以困於紆軸而思變士卒以
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
罹殃一境不寧普大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
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
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
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朗鑑元
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之至此得無懼乎天理有必
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
東北莖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
泚誘姦衆豐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
已竊發於都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世典垂訓旣如彼
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叙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

引衆慝以咎已布明信以示人旣往之失畢懲莫大之
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汗人四三
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
脩臣禮其於深心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
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
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
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
言我則未復山東群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爲河中之
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
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
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
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
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

負者能不爲之動心故心旣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一
憂旣盈則慮以脣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
慙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
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群孽息肩之後迭來
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
愚竊以爲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
之可也如其未有一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
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惟
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
不可惠而罔敷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
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
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
怨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

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
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
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
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
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群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
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業
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汙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
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屯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
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
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
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懷懼者必將曰淮右僭逆
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
中染汙之黨且宥矣吾屬何叛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

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驕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嫉亂之憤忍而不據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顧從也但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雖欲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籌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後瀆威而蔑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爲說後窮者不暇

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儻蒙過網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其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初收城後請不誅鳳翔軍將趙貴先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山曰云貴先順從朱泚即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捨衆意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旣殊通執之方亦異言皆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

令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時軍至
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立營幕進
無摠帥退閱亂兵遂爲賊此所招給以同迎鑿駱泚旣
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遣劫制身縻偽
職兵隸兇徒雖在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
臣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足哀矜所
丁受責之辜唯有不能守節而死爾貴先儻能死節即
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獄疑
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況復懷光未
殲希烈猶感遭罹誘陷其類實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
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允宜
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
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旣偷賊勢斯固

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徇匹夫之談免興億
衆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羯胡亂華染汚
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無所問河朔遺
孽旣聞德澤之弘被且幸脅汚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充
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
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
至今爲梗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
者乎昔漢高帝旣定四方見諸將往往竊語謀反及問
張良曰爲之柰何良曰陛下最恨者爲誰帝曰雍齒與
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
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得侯吾屬何患蓋以圖
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
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

以定危疑明恕一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為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為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向化消姦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善矣伏惟不為浮議所移謹奏

論請不替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終須別與移改有人陳奏請朕到鳳翔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棄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接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因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設以

典法是宜汚渚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旆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爵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為日已久負釁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焉入以此撫御其誰敢懷昔漢高偽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于沒其徽倖之不可為也如是陛下得不以為至誠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宜之為義取類權衡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疑也則就輕而避重苟非聖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覺之乃

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輅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心失衆臣不用之必陷身歷代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方略當代莫儔且負嫌青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救功戰之害可代流詭詐之機況楚琳卒伍凡材厮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殲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睢盱晨光旣昇勢自跼縮今郊畿已又武衛方嚴汧隴鎮壓於其西鄆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頭劣之資良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躑躅何惡能爲願

陛下姑務含弘普安反側促駕邁止錄功擣勤敷肆肯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章臯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揔岐隴之師則彼承認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蔓芥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為遠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論神兵軍大揔管功狀

張說

右被牒奉勅責通大揔管功狀者自契丹背恩營州失守前軍喪律榆關不聞幽平鳥棲於重壑戎羯虎食於四野燕南諸城十僅存一河朔之地人挾兩端由是豺狼入於牢穽蜂虿出於懷袖王受服不宿孤劔先驅寇讎日深甲兵未繼于時鳩合步騎不滿三千彼衆我寡兵怯虜熾且保關守塞力猶不禦況土人弄兵轉相攻拔外召夷狄內據險隘異州旣陷勢將不已當決水之

衝承烈火之焰逆風撲燎摧岸塞河韓白見之知其難矣王權以料敵靜而鎮下宣國恩以撫寧曉愚俗以逆順督將吏以忠義示上伍以嚴肅深籌秘於六奇潛檄通於千里滄瀛具得響援增私幽易恒定聲威有立而又分兵井陘杜其西望引軍河漕阻此上流張虛旗於趙城設奇兵於襄國亦猶吳人潛軍於巢縣而見舟豫章漢將捷逕於武關而聲出崤澠蓋廣援以安衆多方以悞敵故能舉無遺策兵不踰時條昂宿於妖氛拔翼方於塗炭俾皇靈溥暢黔首昭蘇朝廷釋東顧之憂漳滏息南侵之患然後歸剽掠返流亡業窮乏賑痍傷僵暴皆掩死喪復怨賞不失勞亦無濫受罰不漏罪亦無冤人則王有大勲於是役也而又誠以奉上義以利人至忠之狀有三爲善之跡有五所謂忠者一曰思致命

也初戎寇方殷王乘駟赴救衆纒數騎捍敵群醜山東父老如侍山河旣而王躬探甲胄吐誠師旅誓在盡敵以報前讎故得感激來戰決命爭勝二曰能果斷也凶黨狂狡飛轉妖書吠堯謗舜間誘愚惑事斯蔓結搖我人心王陰察州閭拏求魁蠹獲應賊書入耿羅漢等一十三人焚書伏罪衆而後定故得破謀殺謀悖計無施三曰誠感神也王地維近屬躬當大任所過山川鬼神之地罔不精意懇禱以請云天子聖明皇天輔德實降靈助以濟神兵幽感明祇多獲手祐故得行師之處勝風送旗合戰之時興雲翊陣金鼓所向冰消草靡所謂善者一曰均下也飲食勞逸與將士必同二曰絜已也偏賞有功王秋毫無受三曰詢善也國之彛典成誦在心閱實定名必諮群議四曰嫉惡也每戮一人親數其

罪必深加咎責使愧恥於地五日不伐也賊平之日將
吏賀功王稱美天威推勞士衆兢兢然若不已有也惟
聖人神武制命預授兵符惟大惣管忠善襲行克成廟
筭今者顯號年紀騰輝國籍方謂垂範雲臺勒功彝器
而扶社遣宴甫率於舊章茅土增封殊末於宗正此壯
夫義士所以竊議而長歎者也雖樹下不言用歸功於
明主然策勳有典何勸善於戎臣敢憑下問是用大陳
其所正復州縣招撫歸降補署官僚存集流逆擒殺凶
醜收獲軍實與吏士共功者具如別狀

爲除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駱賓王

僞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
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

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
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
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臣
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
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
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鸞喙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
繫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
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
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
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
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群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
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
衝而南斗平喑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

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
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
忠豈忘心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為
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
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
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城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則不
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
大中是故春秋序行則通元和而充氣母德刑具舉則
協王道而經彝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
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削姦寇保
乂生靈補雍熙之未治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切實

為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
埏六籍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
丕烈自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
不遂之物邊鄙或聳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後首領
之誅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
凶德假翻姦徒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為起穢之
物腥彼宮闈散作旬始之妖守于躔次先皇懷柔河朔
敷佑下人錄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
凡庶之門名位薰灼加闡葺之質翼革祭鰲將馴大和
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英猘狗吠豢牢之主項屬鑿與
順動郊圻駐蹕而泚乃嘯兇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
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玉師以蠆尾罪踰羿浞惡
貫梟獍是以萬方憤怒九服囂騰思齒劔者投袂而興

秉淬刃者不期而會賊伺間豐陰貸兌謀既緩雷霆之
誅遂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祇承睿筭恭行天討攝衣登
壇明君臣之大義馮牙饗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
十五日摠領師徒直趨都邑略霸漣以揚旆瞰苑囿而
下營土岱雲舒木棚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兇渠卧鼓偃
旗猶輕小利賊初凌犯已略艾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尚
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為至二十七日會諸
將於中權召勝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先庚而軍
令凝嚴各懷報國之心爭淬伏讎之刃臣知其可用遂
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
光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尚可孤本軍副元帥都知
兵馬使吳誥都虞候兼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都
知兵馬使檢校刑部尚書孟涉右廂兵馬使郭審全權

文成神策行營商州節度使都虞候彭光俊等承命於牙
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胄啓行
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
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於神麇倉東繚垣摧以
成塵滋水涸而為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
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僇狡
言尚憑凌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
同颺馳衆若螽集橫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蹭蹬之鱗
更舉螳螂之臂衙前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王佖知衙兼
刀斧將兼御史中丞史萬頃等自相約誓又合軍聲指
麾而驅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
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光而霍
耀鼉鼓騰聲而隱鱗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其踣籍遂

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逼於中禁段成諫賊之心脅既已生擒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命故其係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震懾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汚俗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卯以及酉來拒而傷攻謹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鞞之氣建鬪而雷馳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焰馬逸未止士怒未舒旣自北而徂南竟與尸而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部尚書唐良臣右軍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詵義武軍兵馬使楊萬榮左步軍使孟日華馬軍將田子奇霍去傲郝觀華州左廂兵馬使馬英右先鋒兵馬使董玘神策商州節度兵馬使賈慎金右都虞候張望都等領馬步為副勢均破浪攻

甚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茲高纜欲乘凌曾之鑄刃之鋒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偽署侍郎董奉中書侍郎平章事蔣鎮石漢射平章事張光兵馬使李希倩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即誅夷臣竊以此賊包藏逆謀參會凶德褻氛其氣豺武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巨唐中興之期光啓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註於建錘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筮猶逃密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之騎且稽分體未即燃臍快憶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恥即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修謁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象列聖之所旌都神扶

業業之傾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免於毀圮之患崩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睿慮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穀內再造可封之俗固橐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澹乎華胥之夢熙然葛天之風臣謬寄台司幸當統帥之吉甫之文武缺郊穀之詩書此皆諸將叶心群帥宣力非臣庸績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文粹卷三十上

唐文粹卷三十下

制策

吳興姚 鉉 纂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 劉蕡

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無爲端拱司契陶甿心以居簡疑日用於不宰立本以厚下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曷乎其莫可及也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僞滋熾風流寢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祇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荒寧任賢揚勵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關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旱竟歲播殖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爲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踰檢太學明教化之源

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
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墮風靡積訛成蠹
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防下以禮則格
恥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
於理思欲究此謬盭致之治平茲心浩氣若涉淵冰故
前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啓宿憎異臻時雍子大夫皆識
達古今旨在康濟造庾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治之闕
辨政之疵明網條之致紊稽庶富之所急何術斯革乎
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施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
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
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
克平何務推此龜鏡擇乎中庸期在冷聞朕將親覽
對褐衣小生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內謹頓首上言皇

帝陛下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
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但懷憤抑鬱思有一時
之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論於市得通上聽一
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況逢陛下以至德嗣
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謇猷制詔中外舉能直
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
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倖之所避諱有司之所與奪臣
愚不識大體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直而
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非臣之所望也謹昧死以對伏
以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玄默之化欲通天人以濟俗
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理
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荷丕
情而不敢荒寧奉謇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

也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
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
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
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決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
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在致乎精誠
廣播殖在視乎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
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
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
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理之勤阜財發號之歎見
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即枝葉安有難辨乎防
下以禮即格恥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則可罷斥
游墮念令煩而理鮮則在乎觀察行否博延群彥願陛
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

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心勤也
遂小臣屏姦豪之志則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方
則惠孚于下邪正之道分而理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
和氣克克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充所陳無最
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
若虞舜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可爲上聖之龜
鏡又何足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托存亡
之變者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
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
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
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
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
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

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宰矣竇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豈可遠歟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爲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計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不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計邪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邪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也臣以為陛下之所憂者宜憂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乃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請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旣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口以而守

之太祖兆其基高祖勸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矣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其所未盡善者臣得為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以正其終也故為方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又按春秋閹寺殺吳子餘祭書其名春秋譏其踈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戒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暴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僚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

六人摠天下之大政外尋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
懾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
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景復生於今日矣此
宮闈之所以將變臣謹以汝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言
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一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
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臣無腹心之寄閤寺專廢立之
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以攻陛下不得正其始況皇儲未
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所
以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
不相殺不書而此書者甬王其專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
在命君之所存者在正搃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
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一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
將傾也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

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
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
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典刑不
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內所以將亂也故樊
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而殞身竇
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耳臣謹按春秋晉狐
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襄公不能
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
漏其情則下莫敢盡意上洩其事則下莫敢盡言故傳
有造膝詭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
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忽而不用之陛下忽而不用
必洩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
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

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低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衰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理於前當理於後既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効無旰食之憂臣前所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舜之為君也而天下大治以其能任五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二代漢之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

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賢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為王臣致時為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耳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姦如恭顯者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耶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緒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

文粹卷三十一
六
疾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
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
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一出惡政人爲寇盜
皆不知其所以然以其自取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
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
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若以社稷之不重則雖
國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以不知百姓之情也
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命慈仁者親之育之如保
傳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
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以近貴倖分曹補署
建除率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財假以氣勢大者統藩方
小者為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以號發之害居下無
忠誠之節而有以歎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

惡之如仇讎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殍飢者不得食寒者
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以病者不得養加以
國權兵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臣因緣而弄
法冤痛之聲上達乎九天以入于九泉鬼神爲之怨怒
陰陽爲之僛錯君門九重而不得以訴士人無所歸化
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以土崩之勢憂在朝
夕即不幸因之以師旅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
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故以臣所以為陛下發
憤扼腕痛心泣血耳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
由而知之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致使陛
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
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以其稱甚美然而綱
紀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強黎元以困者以其不能擇

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寓憂勤兆庶屢降
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
中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宜揭國權以
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囚
緣之害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任內寵便辟無所聽焉
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
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天下之情俾萬國歡
康兆民蘇息則心無所不達行無所不孚矣臣前所謂
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者臣聞明德以修己教以導
人修己也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人也則人敦行而志從
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
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
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耶夫立教之

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
匡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
不用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
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
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
其踈遠則化浹於朝廷矣勸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修
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
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
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仁乎威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
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
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
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生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
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生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姓咸

遂臣前所謂救災旱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
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魯
文公二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憫人之心也
故僖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憫恤而變則成災陛下
誠能有恤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
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
入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
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
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
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
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墮之徒以
篤其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
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

其用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
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
課績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道息矣臣前所謂
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
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書日而葵丘之盟將以日者美
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
故夫官者五帝三皇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
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負立南司
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內則破
律於外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中外法殊
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間農事以修武備提封
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
方可以保又邦家式遏亂略洎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

致府兵省臺軍衛文武參掌居閑歲則橐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不主兵事止於養勳封今軍容合中宮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足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桓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逆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下凌宰輔隨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豐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習之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刊于下國始天子而達于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強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

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事而後其行故庶官之通經之學諸生無進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無理人之術者不當授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請以官位爵祿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彫鏤不蓄於私家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技葉者在考言而詢行也臣前所謂形格恥者在導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之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

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繁而理鮮要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度待問則小臣豈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為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矣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今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於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殷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取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石乃流下土之惠條近古之理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梯育百姓以教人慈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於仁壽可以逍遙而無為垂拱而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修分閭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為天下教動足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致其理哉謹對

唐文粹卷第三十一上

文甲總一十三首

帝王

吳興姚鉉纂

踐祚

唐高祖神堯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唐玄宗明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唐冊玄宗明皇帝文賈曾唐冊肅宗宣皇帝文賈至

封禪

唐高宗天皇大帝封禪文

唐玄宗明皇帝封太山玉牒文

祝壽

唐德宗神武皇帝降誕日獻祝壽文並侯喜

告謝

唐德宗神武皇帝平朱泚後告謝昊天上帝文

徽號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冊文韓偓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冊文

肆赦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年大赦文陸贄

戒勵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文元稹

恕死

唐德宗神武皇帝賜李納田悅王武俊鐵券文
唐高祖神堯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維有隋義寧二年五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皇帝臣某
敢昭告于昊天上帝伏以生人以來樹之司牧眷命所
矚謂之大寶曆數弗在罔或偷安故舜禹至公揖讓而
興虞夏湯武兼濟干戈以定殷周事乃殊途功成一致
後之創業成取則焉臣恭承家慶世祿降及曰祖曰考
累功累德賜履參墟建侯唐社地居咸里門號公宮丕
緒隆基足為榮矣但有隋爽德屬震大業饑饉一師旅民
胥怨咨謫見咎徵昭于玄鑒備聞卑聽所不忍言臣恭
守晉陽馳心魏闕被首濡足拯溺救焚大舉義兵武寧
區宇徵要荒之辨髮輯兆庶之離心誓以捐軀一救茲人
命指陳喪亂期之又安有功繼世無希九五惟身與子

竭誠盡力率先鋒鏑誓以無貳載蒙弘誘克濟艱難電
掃風驅廓清大邑傳檄而定岷峨拱手而平閩隴西戎
即敘東夷底定非啓非贊孰能茲速尊位世嫡翊奉宗
隋戮力輔政無虧臣節值鼎祚云革天祿告移謳歌獄
訟聿來唐邸人符神瑞輻湊微躬遠近宅心華夷請命
少帝知期運已去大命有適遜位而禪若隋之初讓德
不嗣羣臣逼請今六宗乏祀七政未齊罪有所歸恐當
天譴請因吉日設壇告類祗畏上帝惠茲下民冀子謀
孫罔敢愆德則小則大無惑無違對越鴻休伏深慙懼
謹遣太尉某用薦告之禮瑞冊蒼璧香其明潔嘉蔬裡
祀于皇皇后帝明靈降享仍改義寧二年為武德元年
大赦天下

唐玄宗明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皇帝臣某敢以玄牡昭告于皇皇上帝上帝上皇朕理萬機
疑情太古釋茲重負與道優游宇宙不可以無君宗社
不可以無主恭惟曆數猥當虛薄懼忝帝位固辭不免
遂膺大禮以馭下人敬擇元日告類上帝惟神敷祐四
海永綏天極

唐冊玄宗明皇帝文

賈曾

朕以寡昧虔奉鴻休本殊王季之賢早達延州之節昔
者聖曆已讓皇嗣之尊暨至神龍終辭大弟之授豈惟
衣冠所觀抑以兆庶咸知頃屬國步未夷時艱主幼大
業有綴旒之懼寶位深墜地之憂議迫公卿遂司契象
日慎一日以至於今一紀之勞勤亦至矣萬邦之俗化
漸行矣將成夙願脫誕寰區昔堯之禪舜惟能是與舜
以命禹匪私其親神器之重允歸公授皇太子某有大
功於天地定帖危於社稷温之人既習聖教日躋委少監
撫已移年歲時政益明庶工世序朕之知子庶不負時
曆數在躬宜陟元后可令即占主帝位有司擇日授冊朕
方比跡洪古希風太皇神與化遊思與道合無為無事
豈不美歟王公百寮宜識朕立思

唐冊肅宗宣皇帝文

賈至

維天寶十五載歲次丙申月戊子朔二十一日戊申太
上皇若曰咨爾元子某惟天為大惟人君則之順乃德
故舜禹揖讓而履皇極弗乃道故丹朱商均不能保鴻
業是以啓有惠迪而夏嗣焉隋有亂紀而唐受焉五聖
之御寓皆以勤儉兢業日慎一日故能享祚長久垂慶
無窮洎于六葉恭位四海歆于勤倦緬慕汾陽將保靜
頤神思我烈祖玄元之道是用命爾元子當位嗣統於

戲爾有忠孝之誠極于君父爾有友愛之義信于兄弟
爾有仁恕之行通于神明爾有戡難之才彰于兆庶予
懋乃懿德嘉乃神武天之曆數在爾躬汝惟推誠禍亂
將冀爾未清汝惟從諫宗社將冀爾復寧佞言惟疵直
言惟師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民非后孰治后非賢罔與
守邦欽哉慎乃有位無忝祖宗之丕烈矣

唐高宗天皇大帝封禪文

侯喜

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運屬顛危數窮
否塞生靈塗炭鼎祚淪亡高祖仗黃鉞而救黎元錫玄
圭而拯沉溺太宗功宏鍊石定區宇於再麾業壯斷鼉
飲滄海而一息臣忝奉餘緒恭承積慶遂得崑山寢際
炎海澄波雖乃業茂宗祧斯實降靈穹昊今謹告成東
嶽歸功上玄大寶克隆鴻基永固疑薰萬姓陶化八紘

唐玄宗明皇帝封太山玉

冊文

侯喜

有啓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
上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
續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級內難推戴聖文
慈承大寶十有二年欽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嶽謝
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唐德宗神武皇帝降誕節獻壽文

侯喜

維孟夏十四日天降皇帝之辰羣臣感覆壽之恩朝明
而獻萬壽者外盡四海罔有不至時臣亦幸在京師
無因緣以陪進竊自思念其感恩受賜與羣臣無異徒
以其身之卑賤至願莫伸如瘖者欲言瘖者欲趨乃作
降誕日獻壽文一篇恭置于康莊之衢其辭曰
未有人文方則有彼天千變萬化兮道無常全高明運

轉兮與人下焉聖人法象兮則相承年自我自度兮祇
畏乾乾天受降福兮與人下焉臣今敢獻壽如天博厚
配天兮其誰則地含容光大兮無與二山澤藏寶兮富
有無既聖人體順兮不愛其利自我自誠兮靡其他至
地道不測兮生物咸遂臣今敢獻富如地日出輝輝兮
風來薰薰甘露霖霖兮卿雲氤氳民曰五星兮生乎今
辰愛我則君何以慶兮無稱其恩榮華富貴兮子子孫
孫臣敢獻福兮如所聞

唐德宗神武皇帝平朱泚後告謝昊天上帝

祝冊文

陸贄

維貞元元年云云嗣天子臣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顧惟
寡昧不克明道不膺眷命俾作神主常恐獲戾上帝橫
災下民兢兢業業夙夜祗畏居位五紀德馨慈闈皇靈

不歆是用大徹殷憂播蕩踰歷三時誠懼烈祖之耿光
墜而不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顧懷諄衷悔過勦
兇慝之凌暴雪神人之憤取舊物不改臣心載新茲乃
九廟遺休兆人介福以臣之責其何解焉閒屬寇虞久
稽告謝今近郊甫定長至在辰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
品冀憑禋燎式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維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四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攝太
尉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臣德裕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珙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李紳及文武百官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臣僧孺等六千五百七十四人
言臣聞義皇首太古之號成湯顯神武之稱我高祖皇
王是憲尊名若古貽厥丕訓為孝孫之法豈不善始善
述哉矧乃巨唐受命繼體承業理運將至大君以興穹
昊所以開至聖也曩者明兩未定帝華不協捨胤傳聖
深惟至公先亡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堯發於唐虞文興
於代邸神明之祚不其難哉伏惟皇帝陛下清明傳聖
光耿四海玄德真隣天休大賚日角見表氣志如神爰
初定命王心理物如辰居其極而天下無邪矣由是昭
德塞違尊賢遠佞禹不自滿成不自康罔盤于田不遊
于色自闔壺以施王教由家道而刑國風去比周舊名
實擊權綱擇聖德修舊典協誠質挖嘉壇欵太一進正
臣以端治表礼故老以求讜言遠無蔽獄近無留命祈

玄祖而膏雨降祀靈岳而嘉穀登省刑罰而蓬勃消發
倉廩而蝨螟息去歲龍旂承祀大輅親郊捧王瓚而一
獻光靈來格振金石而六变魄寶昭臨然猶古訓是學
緝熙于道天文炳煥雲漢其章温恭敬遜承大任之教
和樂愷悌洽戚藩之心德風偃于群黎威靈動乎絕域
又以敬食不遠於長樂昭配未升於祔宮每懷嗣徽蒸
蒸而慕所以奉若慈訓對越兩儀因心立制永錫其教
寬虔劉之罪興惻隱之仁迴霜收電為之反禾及單于
慕義景附朔邊耀德戢兵謙臨是受至於備文物展國
容莫不先甲而布甘澤丁辰而廓陰翳和景晏温御霽
網緼斯所謂神祇之心應矣天人之際交矣於是服冕
之士戴鶡之倫暨藩衛邦伯黃髮鮐背不謀而進曰陛
下玄默天晬輝光日新大矣孝熙四極爰臻誠宜玉版

溫潤鏤鴻明之德神寶焜耀萬斯之年不惟大典不可辭也陛下猶謙退固拒至於三四群臣不已乃曰俞哉夫徧覆包含之謂仁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謂文蠻夷震懾之謂武感而遂通之謂神無思不服之謂孝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乾健不息謙尊而光樂成其耽禽戒其荒壽考侷於殷宗裕乃厚於成康貽燕後昆受福無疆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謹言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正月己酉朔一日己酉光祿大夫守太尉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臣棕朝議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李讓夷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崔鉉及文武百官太中大夫太常卿臣孫簡等六千二百二人言臣聞在昔周宣獫狁內侵四牡薄伐以定王國則詩人大其功暨于皇宣北夷乖亂呼韓慕義邛支遠遁則簡管並有其美惟此二代稱為中興間者開成之末星孛如雲螟飛蔽天光帝感之黎人懼焉乃授至聖遺大投艱迄茲成功厥有冥數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表應龍翼粹合乾剛神全而正氣凝宇定而天光發智燭千里動必察微心鏡萬機物來斯應於是五材用四維張建中和之極綴前聖之綱重樞機修法制刑御家之理無出壺之言銷讒邪遠巧佞斥背公之黨退好徑之人內嚴體貌增堂陛之峻

外絕締交去輔車之勢古所謂受命於天惟舜獨也已
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唯陛下得之曩者北狄矜功耗
蠹中國種類磐牙根抵封殖異術肺附縞衣如荼挾邪
作蠱浸淫守內倒懸不解百有餘年既而龍祠堙滅携
國款塞質帝女戚海疆有狼顧平城之心鯨吞咸洛之
志爰命梟將擐旗刈旃兵鏖穹廬火烈荆榛颺蜀幟碎
輶輓六羸遐逃貴女生還剗滅妖迹勦除醜類故名王
結髮冠帶入臣堅昆稽首鞮譯來獻而又姦臣放命二
紀陸梁據泰山之固下窺洛邑通故絳之道旁睨近關
樹其遺孽以竊兵柄議者僉曰精甲十萬積穀十年泉
魚不察湯網宜懸陛下雄斷霆聲群疑冰釋揚清風而
掃雲鼓迅雷以破山任馮異則拔天井而震上黨仗吳
漢則發突騎而傾邯鄲壺關失險山東奪魄屬有戍邊

叛將竊發參墟人心搖蕩異議放肆陛下臨朝而言曰
二寇獲罪于天子所不捨未三旬而定晉陽纔期年而
滅潞子不以金購豨將多降不勞師克粵首馳報非至
德感物孰能臻於此乎由是台宰百辟藩屏將帥上言
曰成伐東夷而肅慎來賀景翦七國而王室乃安莫不
始於武功終致刑措將以禋上帝薦祖宗宜受鴻名以
荅玄貺陛下猶謙遜而五讓之勤勤罔已乃屈已以喻
之雲漢為章所以昭法度也神明其德所以成教化也
巍巍乎有功帝堯之則也勤于大道玄祖之訓也臣等
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
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不有其名以保其成
不德其功以戒其盈享殷宗之福致周道之平熙我王
度永振金聲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年大赦文 陸贄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志已濟人不悖改過朕嗣服
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
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
惟我烈祖邁德在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
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
育以迄于今功存於人澤及於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
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
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伐之
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情疑阻猶昧省
已遂使興戈徵師四方轉運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
行齋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
胄祝奠之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疑結力役不息

田萊多荒暴命峻于誅求疲吐空於杼軸轉於溝壑離
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愁
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豐肆逆滔
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
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余永言愧悼若墜淵
谷賴夫天地降祐人神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除
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希新命朕晨興夕惕唯念
前非乃者公卿百僚累抗章疏擬以徽號加于朕躬固
辭不獲俯遂輿論昨因循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
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
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吏
徇群情苟應虛美重予不德祇益懷慙自今已後中外
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不常繫於

時化大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
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罪非辜爲之父母實增愧悼今
上元統曆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
人更始用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
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
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
有以勲舊繼守藩維朕撫御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
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搔擾皆由上失其道民罹其
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已弘物予何愛焉庶懷引領
之誠以廣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
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
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
朕方推至誠務欲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其河南河

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
大爲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
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
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
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已前能去逆効順及散
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即與
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罰鎮効力
并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兼別敕於諸州縣安置及得罪
人家口未許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反逆緣
坐承前恩赦所不說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
者量加收敘人之行義或未必兼構大厦者方集於群
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况黜免
之徒沉鬱頗久朝過夕用勿拘常例諸軍諸道赴奉天

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有戰推敵或萬里勤王扞固金城驅除大憝赴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彛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仍廻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叙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准去年十月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寧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轉其累加勳許廻授周親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埋胔

禮經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兵士有死工事者各委所在州縣急遞送歸本管官為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鄉原者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為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汜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攤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供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昇為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

未孚故求之不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蹤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識洞韜略堪任將帥者委常叅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惇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卹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六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朕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已師儉爲天下先諸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不急之資委中書門下即商議條件停減奏聞布澤行賞抑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于懷赦書有所未該者所司類例條件聞奏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文 元稹

敕朕聞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齒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取言人過真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欺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宣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以詭辭遠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所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有事也末俗偷巧內徭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心浸潤之讒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群居狎處以相議留中不出之請益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詞實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尚矜介

特由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曰務求簡易提紀綱者不能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參斷一謬俗化盡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並行兵興已來人散久矣姑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或未孚理有未至曾無恥格益用彫剝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機密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既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懼其寢染未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願垂戒勵之詔遂申教告頗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凡百多士宜體朕懷

唐德宗神武皇帝賜李納田悅王武俊鐵券

文

陸贄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咨爾具官某嗚呼君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乖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澆昧於君道固知省已姑務肯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不違反仄于厥衷阻衆興戎結疊拒守豈非上失其所撫而下失於所奉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實不德兆民非咎俾廢其生業離其室家陷於困窮死於戰陣老病失養孤惻靡依然結蒼旻感傷和氣朕為人父母得不愧於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粵自嗣位迄今六年天將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之衆心厭亂思以保安叶於朕懷若膺符契非天地合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群生則何以

臻此朕是用上順天意俯從人心滌爾疵瑕復爾爵位
經然靡阻君臣如初功載鼎彝名藏王府子孫代代為
國勲臣河山帶礪傳祚无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
食其言何以享國於戲其祗若明命用保無疆之休

文粹卷第三十一上

唐文粹卷第三十一下

文乙總一十三首

吳興姚

鉉

纂

帝王人
謚冊二

唐中宗孝和皇帝謚冊文

蘇頲

唐德宗神武皇帝謚冊文

權德輿

帝王
哀冊六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虞世南

唐太宗文武皇帝哀冊文

褚遂良

唐中宗孝和皇帝哀冊文

徐彦伯

唐睿宗玄真皇帝哀冊文

蘇頲

唐玄宗明皇帝哀冊文

王縉

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

令狐楚

后妃
謚冊五

唐順宗燕憲皇后謚冊文

權德輿

唐懿宗元昭皇太后謚冊文

夏侯孜

后妃
唐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虞世南

哀冊三 唐高宗則天皇后哀冊文

崔融

唐德宗貞懿皇后哀冊文

常衮

唐中宗孝和皇帝謚冊文

蘇頲

維景雲元年歲次庚戌十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攝太尉銀青光祿大夫守戶部尚書上柱國宣城郡開國公臣蘇頲等上議曰臣聞聖人極天下之蹟以象其物宜成天下之文以察其時變加於百姓之謂德形於四方之謂風德也者動於神明風也者由於教化原始見則名合道先知終存義迹因行表其來尚矣伏惟大行應天神龍皇帝纘武之命允文之基肇承於宥密以至乎緝熙若乃含青雲之符耀赤光之瑞履順而一夷險安貞而再潛躍由是恭于三朝服茲四罪僕予之始祀夏而無改舊物若帝之初遷周而有膺新命虔匹夫蒸蒸

之思愛於文母陳太帝庾庾之占友於王季既而三年諒闇九族敷叙免喪問道穆乎天子之容退朝藏密怡若家人之禮功收其成不以微刑濟其寬不以大讜詞所不悼讒說所不入約躬而厚物盡下以推人翺翺乎儒雅之林經啓於文章之囿不傷麀卵不夭卉木體仁也行於蠻貊暨於陪臺施惠也酌中衢之樽不竭也陳太廟之器不盈也故能百寶用四靈臻嘉禾神芝日獻于府柔遠格懷荒至名駒巨象歲填于牧方桴厚陵之露華感而通夢遂揚昊壇之煙燎嚴以配尊然後心遊絕冥神寄愷樂在雲臺之上希夷於真諦之門追汾水之陽縹緲乎列仙之館豈圖變生氛沴凶遘霄極歟憑玉以大漸顧遺弓而上僊所以函夏攀援人神哀感龍攢既啓鳥耘逾慕禮撤三獻北有因山之名法崇二言

南有至郊之議謹按謚法慈惠愛親博施備物皆曰孝
安人緝衆推賢讓能皆曰和夫孝以安親和以安人是
則憲先王之典暮垂後裔之光烈者蓋天之所稱矣請
上尊謚曰孝和皇帝廟曰中宗謹上

唐德宗神武皇帝謚冊文

權德輿

維永貞元年歲次乙酉月朔日孝孫嗣皇帝臣某伏惟
大行皇帝德合天地作人父母纂承光明建用皇極昔
在寶應制天下賦輿咸藩以大白魯疏雍師律既貞會
陝收洛克燁威命廓開王塗是登上嗣乃宅丕后服藝
祖神宗之大烈有乾乾翼翼共之至敬敷佑迪哲尊嚴懿
恭燭明四極發育萬類濯沐乎仁澤澄清乎理本巍巍
乎建中風聲與貞觀同符洎時有侵沴變生京輟省方
展義弘陰騰之功整旅致誅申震耀之令氛祲滅息侯

王軌道丕冒持載鏡清砥平然後明禋祀萬靈以接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含弘亭毒以致其和博采虛受以
通其志政刑有箴宸衷有銘煥乎文明之化成也因時
創節象卦設樂薰然中和之被物也納嘉言於近侍輟
已行之詔疾讒口於宵人有過失之罪去徽號而約已
正廟祧以尊祖九譯通道萬方來庭賓旅焯乎勲籍夷
歌陳於樂府霜露所墜車書大同順氣旁達天休滋至
慶霄輪困德水清澈三辰秉陽以宣耀百嘉麗地而交
感飛走呈祥肖翹遂性在宥天下二十有七年夫文思
光被陶唐之盛也懔恒忠利虞帝之教也疊疊穆穆周
文之業也聰明神武漢祖之烈也窮古先之大律極帝
者之上儀方將苞升崇丘侍檢玉牒奄遺天命永棄萬
方億兆嗷嗷哀號靡訢顧惟冲昧懼忝孫謀君父有命

付茲神器虔恭貽訓感慕滋深今因山既建同軌畢至
一二元老宗工碩生考稱天之禮稽節惠之法式遵古
義敢薦大名謹遣太尉某謹奉冊上尊謚曰神武孝文
皇帝廟曰德宗伏惟聖靈昭格膺是典禮幽贊不祉流
於無窮嗚呼哀哉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虞世南

維貞觀五年太歲云云即以明年某月日遷座于獻陵
禮也玄覽載籍逖聽皇王立德可久應運斯昌天基崇
峻帝系悠長虹暉降祉真氣呈祥總衡未散熊軾龍常
契叶禎符誕生睿聖彤雲晝聚黃星夕映舒卷潛躍幾
深道性地載天臨日暉川鏡歷試藩岳風移俗正火德
云謝群龍戰野虫尤曜璣王良策馬拔山曠日滔天泯
夏蕩拒黎元阡危宗社提劍創業挾鉞專征風驅雲動

海運天行伐謀上略制勝神兵尊王踐土復帝夷庚職
惟上相任隆群辟六階已平四門咸闢殊物顯命彝章
典冊錫重介珪禮優秉石煙霞改色鏞管變音觀國受
命負宸君臨仁霑動植化感飛沉殷輅周冕禹迹堯心
削觚反樸抵璧藏金商俗未改遺氛阻亂沙塞虔劉伊
瀍叛換應變雷動乘機電斷十角雲消三川冰泮漸以
文教致諸王道制禮和樂尊儒養老翠鳳棲梧丹魚在
藻水浮玄貝階榮朱草威加海外澤被區中要荒合軌
鞮羯遐通沒羽沉浪飛輪駕風眷言釋負有懷高謝脩
爾櫟陽杳同姑射趨詩禮以承天稟義方以成化聿膺
景福方期永年玉几奄及金縢遂愆絕五日之晨省遽
千齡而上仙攀帷宸以孺慕抱劔烏以纏綿嗚呼哀哉
虔奉顧託式遵遺志拍珠玉而不藏即陶甄以成器貽

儉德以為譽垂風聲於後嗣嗚呼哀哉永去天邑言遵地脉背沃野之神阜越通川之清渭懷岐下之前迹眷新豐之舊里茄哀噎以留思旒翩翩而顧指悲風急而拱木冷平野晦而寒煙起嗚呼哀哉惟綴衣之如昨忽馳光之莫駐亟時逝而節改俄涉新而履故野蒼蒼以日衰歲凜凜而行暮感物悲於氣序銜哀踐於霜露泣川水之逝波動商山之風樹踏厚地而無感仰高天而何訢嗚呼哀哉曰聖與人誰前誰後炎昊無金石之固勛華異松喬之壽孰歷世而長存唯令名之不朽矧玄功與至德冠列辟而為首俾軼五而登三與天長而地久嗚呼哀哉

唐太宗文武皇帝哀冊文

褚遂良

維貞觀二十三年歲次己酉五月甲辰朔二十六日己

已大行皇帝崩于翠微宮之含風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八月庚寅將遷座于昭陵禮也鳳管凝和龍惟將曙溢化同軫綿區縞素哀子嗣皇帝其覽風樹而增感攀銅池而拊膺追宗祧之是寄傷往駕之無憑奠樽盈而悲緒促靈景翳而愁雲興去劍滋遠清徽方闕爰詔司存傳芳瓊字其詞曰

三微固祉五曜垂文光照司牧對越唐勛族著玄牝家傳縉雲高配于天一人有慶大行神武惟幾作聖良書自得高文成性夙表餘華先懷反正蒼兕爰發朱旗首令寰瀛昏墊關洛荒蕪欻傾地軸盜弄乾樞戎衣光啓霸政宏暮天兵電掃日暎風驅蚩尤遞翦契統咸誅閭位不虔餘分興戾先收去爾組次焚商袂轉圜上略容光下濟從邑垂仁賓門灑惠恣脩風順軌凝圖奉睿青房同

規玄珠協契發輝三五設年明遐裔沃野休兵靈臺偃革
升嚴裁銳遵河奉璧學中坪徐輪丘園散帛就日攸宜如
天在斯刑哀動植化美埃埃箎樂華曾舉禮葉旁垂沙場
罄翦斗極咸羈狼山入四國潮渚歸池東旌若木西於除
支龍鄉委責鳥服來儀入矣乘時悠哉利見文龜浮沼
應龍在淀滴露飛甘卿雲呈絢松羨望辛瑤草方薦仙
舟劍術星飛告變凝沴氣於升年掩璿暉於離殿嗚呼
哀哉商管初秋飛絃罷旬驚川悠緬宮車晏出大墜弗
營元龜獻吉展軫效駕端圭司日迫靈輶於將餞痛皇
情其如失凝秋林於廣路遡悲風於長術輕柏梁而徐
轉邁蘭池而從蹕聳輕旆之逶迤動邊笳之蕭瑟嗚呼
哀哉周營甫窳漢啓泉闡穀林搖落喬巖變衰平原淒
兮白日遠深渚澹兮秋雲飛覽銅雀而興慕傷鼎湖之

不歸嗚呼哀哉嶺陵玄壤岵山窮路 虛衛翻英輕馳委
素堯門閉而日慘羲庭易而雲呀嗟 厚德之長違仰高
天而攀慕嗚呼哀哉崇基永煥置業 方昭遺風餘烈天
長地遙想神襟而騰茂縱史筆而揚 翹籠嘉聲於日月
終有裕於唐堯嗚呼哀哉

唐中宗孝和皇帝哀冊文

徐彥伯

維景龍四年歲次庚戌六月辛巳朔二日壬午大行應
天神龍皇帝崩于神龍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景
雲元年十一月二日乙酉將遷座于定陵禮也畫攢毀
帝雕輶肅軼縞縹霜迴丹旂雪引御窆臺之眇默背天
閣之崇峻皇帝瞻在原之墜響感聯專之凋陰禮奠收
兮泣遺跡同氣訣兮悲聖心爰命下臣式揚鴻懿咨睿
烈於金牒刻明猷於玉字其詞曰

少典之子重華之孫珠聯寶系海浸昌源鳳鳥鳴國龍
蛟守門於鑠皇朕赫應成命青靄南浮彤雲北映掃剝
中寓光亨累聖欽若應天續成前慶身佩星斗掌提曦
鏡克明克類允武允文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聳中律呂
辭合典墳道懋登庸榮膺繼體位擁青陸業移朱邱春
誦夏絃冬詩秋禮復子明辟固天攸啓鵬舉提象鸞飛
鑿乾蘿圖已御芝璽仍傳拱默當宁賡歌撫絃堯親更
睦媯德通羶萬寶阜成四門光闢宵衣若屬道風猶乞
野接翹車殿橫儒席留連鎬譙婉變詞客潤洽泉魚恩
周卉毳鞮譯鷲輪要荒走幣削觚反樸寬刑薄稅俗富
京坻人忘疵癘帝圖廣運天意難誣倚旒祥籙張皇端
符仙芝拘砌神蕙搖厨龜負綈檢鱗銜斗樞孝思罔極
宗庸克賽親幸國陽式陳昭配翠輦容與蜺幃瞻瞻蒼

壁森羅明祗肅對玄精備典洪範盈疇將竦華蓋遙封
岱丘馱紫寅之阮倅追白雲之豫遊時若慕於喪妣道
空在於委裘嗚呼哀哉惟幾在辰枚卜違吉仍几虛座
綴衣空室景沍攝提悲纏翌日羣臣奉於未命天下悲
乎晏出嗚呼哀哉宗伯莅典同軌赴辰龜謀人兆犀鞞
移輜喝苦挽於香掖咽酸筮於曙旻彤階晶晶兮露驚
月玉座微微兮花掩塵嗚呼哀哉列綺城之哀仗引滋
橋之度憶朔風急兮御道寒愁日晦兮雲郊晚駐石馬
之新塗下金天之舊坂見踈古之原長覺深松之路遠
嗚呼哀哉伊昔睿詰先謀壽宮猗那我后復辛方中委
冠劔於泉窆保明靈於昊穹山有移兮海有變道無缺
兮聲無窮嗚呼哀哉

唐睿宗玄真皇帝哀冊文

蘇頌

維開元四年歲次景辰六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大行
睿宗大聖玄真皇帝崩於百福殿徙殯于太極殿之西
階粵十月朔某日將遷座于橋陵禮也素帟褰周青壺
警節儼無聲以虛衛陳有象而成列哀子開元神武皇
帝其追攀引繚眇梓司常懷庶物其涕迸感衆靈而影
彰睠茲鴻業欽若要道爰制近臣敢揚大寶其詞曰
高祖興唐垂其耿光睿宗誕慶紹我明命明命伊何重
庶累盛耿光伊何翊善傳聖在昔分瑞爰初剖符宅殷
令典居相宏圖宣哲觀藝祗庸服儒踐其成式納以嘉
暮否歷終泰傾維更紉予從代王子事周母退象藏密
冲襟釋負不為震驚自得謙受權乃復亨塞而自開固
推皇帝仍陟元台鳴札構孽紛虹肆災颺馳神武電掃
姦回三讓天下載登宸極順夫吐心忘我帝力鞅譯修

貢親賢任職樂英已敷禮緯重繹示廟率祀郊丘肇禮
養而迎夏芟以祈春靜默公道和而返淳智周翔泳功
濟陶鈞知子惟明從吾所尚陋伊初之莫緒追齧缺而
將喪帝允執乎厥中皇遂崇於太上始授圖而觀察終
脫屣以清曠齊必閑館朝而別宮問安順色資孝弘風
理極兼受言承至公豈綴衣而馮心几忽成鼎而號弓鳴
呼哀哉夢年罕驗顧是付囑屬伸器其得所委靈心其
何欲增摧絕以孺慕竟厭時而去俗萬邦赴而同軌六
遂陳而帥屬外群悲於縞素中不塵於珠玉蜃輅迎轉
龍慌戒徂寒生紫殿曉發清都筵挽遲遲而徙靡旆旌
戀戀以威紆除襟陽之御路指橋嶽之幽途禮既獻而
三撤神方寧而九虞遠遊通冠近嚴歸蹕因高而渭川
盡見馮下而秦京稍出積耘草以橫霜攢悲松以翳日

嗚呼哀哉粵義軒之建子妙方令問傳其不已猗簡冊
之尊聖真兮鴻名冠而方始然後景雲藹華露滋揚至
德殷永思此天子之孝也夫何足以知之嗚呼哀哉

唐玄宗明皇帝哀冊文

王縉

維寶應元年歲次壬寅建巳月五日玄宗至道大聖大
明孝皇帝崩於神龍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以寶
應二年三月甲辰朔十一日將遷座于泰陵禮也象物
已設仙馭將飛空聞脫屣無復求衣孝孫皇帝親臨遣
奠意延晷刻向池綍而涕流想山園而心惻九天兮無
所一往方何極感貽美於孫謀俾述事於祖德其詞曰
天馭隋亂中原無主人歸唐德上帝是輔以聖易暴興
文繼武義冠殷湯威包漢祖仰膺曆數光宅區宇惟皇
得一承乾嗣五赫哉厥初萬物斯觀景龍之際乾儀反

坤不利王室將開禍門呂危劉氏趙豕皇孫我獨杖劍
神斯武賁上排閭闔俯掃軒轅不驚宗廟大造黎元為
而不有禮備尊尊乃奉睿宗爰受寶命問安侍膳純孝
至敬維城之年佐潞之政一著獻兆百靈翼聖躍馬哉
流水不敢競潛龍變海池亦呈慶有開必先興王之盛
誥曰皇帝余倦于勤往績丕業以順兆人辭之不可其
命惟新體乾之大法土之均臨之以日生之以春寒暑
彰信動植知仁九族既睦四門既賓天通之聖電斷之
神求賢箕箒就列措紳讜言是聽庶政必親刑措兵戢
威加德馴戎狄讐窟塞不驚塵琛賫爭入來自無垠駕
鼓斥駿焚裘棄珍風雨時若京坻相因師於上古思與
遠淳然後制禮節焉北祠后土南郊上玄齋祭陵廟位
號山川教戰講武祈農籍田冕旒問俗旌旗幸邊文物

蔽地英聲動天鳳巢麟擾甘露醴泉九尾三脊朱草霏
煙繽紛效祉每歲且千道德洋溢乾坤交泰成功如何
登封于岱太平如何是時無外才藝餘美帝王之最學
究天人乙夜慙對文齊日月秋風靡逮推曆正元調律
平宮札動雲落弦開葉碎揮琴陋虞教訶輕沛良辰可
賞聽政方退鍾鼓屢陳君臣高會巍巍蕩蕩四十餘載
巡省順動西南奧區命子出震繼明握圖長驅猛士累
翦封狐不失舊物言旋上都離宮就養壽酒多娛習道
久矣神仙遠乎嗚呼哀哉湖上鑄鼎海中祈藥忽乘紫
氣長遊碧落千門萬戶若無天兮寥廓八達九衢雖有
人兮寂寞淚為雨於宸極哭成雷以郊郭遺轍跡而徒
攀葬衣冠而可託同軌畢至初陵已開震鳳輦於仙仗
降龍輶於帝臺擬將行兮肅穆似有觀兮徘徊遇春城

兮如送望暮山兮謂來嗚呼哀哉壽原肇吉先天不違
接橋山之天隧營金阜之玄扉擁馳道兮皆往獨宮車
兮不歸厚夜兮藏晝終天兮戢輝文始遠極武餘英威
立德不朽至道惟微雖陰陽之與變化倅聖德兮安可
希超前古以作則遺後代以垂衣嗚呼哀哉

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

令狐楚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甲戌朔二十七日庚子
移殯於大內太極殿之西階粵五月十五日庚申遷座
于景陵禮也玉衡南指金波西落皓雪集其麻衣素雲
褰其綃幕柳宮龍動竹池魚躍非庶雨泣於浩穰萬靈
風號於寥廓哀子嗣皇帝仰攀雕輦殿瓊筵哀無容
以觸地庸不返而終天仙仗徐進宸儀永隔降睿旨於
鸞臺揚聖功於鳳冊其詞曰

配天惟唐伊祁同光應道為帝玄元之系聖人有作孝
子善繼顯赫十朝總齊四裔執其大象司彼左契武烈
誕敷文明下濟出潛離隱或躍未融親則盤石封殊剪
祠承桃黃屋主曾青宮禮樂盡在謳歌存至軒皇倦勤
傳付神器太母侍養親臨寶位怡聲下色先意承志豈
令敢言天子身貴明明出震業業承乾其仁如山其智
如泉理析堅白學探幽玄揮毫霧動揆藻霞鮮所持者
儉所寶者賢刑靡不省賞無不延免旒迎日珪璧祈年
第謁宗廟臣朝昊天縱神聖日躋孝敬鴻名再加寶
曆一定窮人屢販名士交聘獸愛觸邪草憐指佞梯航
修百八鱗羽逐性河色呈符山聲告慶編書辨謗創殿思
政甘節必稱苦言終聽稜威之遠德政之盛霜雪憲章
雷風號令夏臺齒劔上黨納宰趙際宅心鄴中聽命誰

能去兵王者有征玉壘霧廓金陵鏡清狐鳴上蔡鳴聚
東平伏鐵就戮迴戈受烹始以上殺歸於好生恢而不
識蕩蕩難名信及隱微道存溥博走馬斯却昆蟲咸苦
調其玉燭徇以木鐸混同車書遠頌正朔範金合土大
興太學清蹕鳴鑾將登高嶽四維既張五刃已藏蠻夷
戎羗敢不來王天下清淨朝廷樂康會冠劔以高宴戲
魚龍於廣場有嚴有翼無怠無荒俗皆臻於壽域人自
為於犧皇日出入兮安窮極雲飛揚兮無處所瑞方瞻
乎鳳來災忽聞於鸛語謂百年之可卜嗟九齡之不與
當凝旒而下臨奄脫屣以輕舉萬姓哀其考喪千官懷
其后撫封人猶祝於南山帝子已號於北渚嗚呼哀哉
披靈衣兮如在委仙珮兮若休建環海以靜寐謝鼎湖
而遠遊桂華朗兮高殿寂梧葉暗兮深宮愁驚同軌之

遠至咽長川而不流嗚呼哀哉威儀肅設文物前列酌
玉斝以宵奠駕金根而曉發出朱雀之正門背青鸞之
迴闕逶迤原野蒼茫日月去復去兮降堯階悲莫悲兮
臨禹穴嗚乎哀哉地開蒼谷天作豐山江海自流於泉
下城郭取象於人間高封馬鬣求秘龍顏鱗有逆兮曾
觸髯欲升兮尚攀朝百靈以肅肅遺八駿以閑閑陵植
柏兮未拱閭生苔兮已班嚴日宮而深閉藹雲幄以空
還與衆感於萬井結宸悲於九關嗚呼哀哉神行無方
乾健不息物皆被於聖澤人自迷於帝力魏乎高代之
行至矣動天之德後玄壤以長存冠蒼穹而罔極嗚呼
哀哉

唐順宗莊憲皇后謚冊文

權德輿

維元和十一年歲次景申某月朔日某子嗣皇帝臣某

伏惟大行皇太后柔明承天廣大法地齊二儀以發育
含萬物而化光靜專宅心謙儉約已塗山積厚准水象
靈四海交脩六宮承式於德宗有逮事之孝敬於先皇
有輔佐之憂勤啓迪風徽儀刑天下伏以永貞誥命脫
躡窠區乃居太上之尊乃正中宮之位顧茲冲眇上荷
劬勞自幼逮長稟邑姜之教勗繼體纂圖申長信之供
養率用慈訓施于理道母儀所被子惠所覃一紀于茲
萬方蒙福以載物之量包逮下之仁嗣任妙之徽音慕
黃老之清靜宜錫丕祉壽如岡陵昊蒼不憝艱棘俄及
追惟顧復創鉅感深銜血茹荼叩心罔極今祔隅先遠
龜筮告吉順厚夷體幽嚴就路宰政卿尹與典禮之官
詢考古式詳稽謚法以周道章明未之或改敬形擬議
敢易大名謹遣攝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臣裴度奉冊

上尊號曰莊憲皇后伏惟皇靈降格淑聖幽贊昭配清廟對越鴻休與大陰方祗永永無極嗚呼哀哉謹言

唐懿宗元昭皇太后謚冊文 夏彥攷

維大中十三年歲次己卯九月癸丑朔二十七日己卯嗣皇帝臣伏惟先太后體貞明以合天本懿粹以象地發秀于外含章在中由潁川以表祥配沙麓而比德塗山佐夏華野興商潛耀空蘊於方祗秘景莫觀於圓魄卓爾絜操穆然凝輝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臣猥以沖昧獲奉宗祧怵惕哀榮慮墜大寶而天意允若人心克諧惟懷永圖懼幸末命退省蒙固上感劬勞繫鏡無塵賜衣有篋宸儀雖闕慈旨長存莫追蘭殿之晨昏空感椒塗之霜露言成陰教行著國章逮事靡及於循陔終吉徒哀於陟屺敢舉追崇之典寧申顧復之思伏惟舉位

以定名考謚以尊德所以揚茂烈傳休聲率由舊章竊擬素範今禮官詳議庶僚稱贊備陳徽數克播令猷正位號於瑤齋森禮容於金祀母儀無斁廟貌有嚴將享鴻休實憑玄祐謹遣攝太尉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臣蕭鄴奉冊上尊謚曰元昭皇太后伏惟明靈昭格俯鑒精誠時已逝而敬在六衣夜不陽而禮存三獻惟是薦享與唐無疆嗚呼哀哉

唐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虞世南

維貞觀十年歲次甲申六月己未朔二十一日己卯大行皇后崩於立政殿粵九月十日丁酉將遷座于昭陵禮也殯宮夕啓靈輜曉前儼帷帟於空殿肅陞衛於靈筵皇帝親臨宵載義深追遠瞻青蒲而永絕悼玉階之莫返蜃輅將引犧樽已撤爰詔記言式揚徽烈其詞曰

二儀合德兩曜齊光列聖觀象邦家克昌猗歟華族英
靈降祉北齊越美匹宋踰子育德高門騰芬素里體仁
將聖披圖閱史造舟為梁嗣徽前德履和思順自家形
國淑問不已柔風允塞糾組報勤琤珩垂則時逢昌聖
運屬休徵代邸膺曆唐虞嗣興紫宮並曜黃道偕昇化
宣風始業贊丕承比德無競凝神不測應物通理撫機
先識體備賢能暉無眺側頌包九亂恩加八極性道希
夷言容莊敬戒奢處約懷冲履正景曖風暄霜嚴冰淨
領略三古箴規六行源濬流遠時昌祚延國貞誕叡皇
友挺賢談高辯日學冠通玄慈訓所及懿德光前五福
云倘千齡方永地紀絕維月輪韜景辰興不豫德音彌
整馬鬣無封鶴珠斯屏嗚呼哀哉異人神於倏忽變容
服於平生改清蹕以哀挽易朱旗以素旌昔照朝景響

環珮於會城今冥永夜吟松柏於山楹嗚呼哀哉氣變
灰飛暑退寒襲煙觸樹而凝慘露分枝而垂泣聞哀鴈
之夕飛聽悲風之曉急仰雲霄而永慕慟陵寢其何及
嗚呼哀哉背玄武而北轅絕牽牛而橫度途去去而逾
遠馬駸駸而不駐想渭水之貫都歎黃山之隱霧嗚呼
哀哉嗟人生之浮促若飄風之過牖牖何風而斃停人
何生而能久唯承天與載物邈慈深而德厚邁任妙之
高蹤播英聲而無朽嗚呼哀哉

唐高宗則天皇后哀冊文

崔融

維神龍元年歲次乙巳十一月朔二日云云大行則天
大聖皇后崩于洛陽宮之仙居殿旋殯于乾陵禮也祖
庭火燼攢宮月曉雲帶黼翬風牽絳旒儼天衛之蒼蒼
邈神儀之窅窅哀子嗣皇帝慕切無窮誠殷遣奠瞻象

服其如在攀龍車而不見閔慈範於長陵戰神輝於前
殿示人軌訓先王典則爰命夫臣颺言聖德其詞曰
天生后稷飛鳥覆翼天護武王躍魚隕航施于成康武
子有光豐沛之疆河汾之陽異氣發祥聖母其昌穆穆
皇皇作令于唐至哉坤德沈潛剛克奇相月偃惠心泉
塞蘋藻惟勤絃絃是則訓自閭閻風行邦國七廟肅祗
六宮允釐中外和睦遐邇通濟夷家道以正王化之基皇
曰納輔后其謀咨謀咨攸侯皇用嘉止亦既顧命聿懷
代已聖后謙沖辭不獲已從宜稱制於斯為美仗義當
責亡軀濟厄神器權臨大運匪革宗桃永固寰宇奄宅
負衣肅清垂旒光赫洗洗我君四海無氛英才遠略鴻
業大勲雷霆其武日月其文灑以甘露覆之慶雲制禮
作樂還淳返朴宗祀明堂山宗儒太學四夷慕化九戎稟

朔沉璧大河泥金中嶽巍平成功翕然嚮風乃復明辟
深惟至公歸閑於大庭之館受養於長樂之宮品彙胥
悅謳歌載隆鼎祚既穆璇樞已肅庶保大和長介景福
如何靡怙而降斯酷后弄孫其未掩人喪妣其焉速嗣
皇擗踊列辟扶服九親號咷萬姓荼毒嗚呼哀哉積憂
勞而不豫兮構氛沴而成災逢冰霜之慘烈兮見草木
之凋摧感大漸之將至兮遺惠言而不回付聖子其得
胤兮觀黎元曰念哉頌寵錫以留訣兮節禮數而送哀
邈終天而一去兮復何時而不來嗚呼哀哉光陰荏苒
兮氣緒迴互泣盡兮霜兮悲生春露攢塗去啓兮同軌
畢赴湘川不從兮洪濛蓋附古則祀闕今也儀具嗚呼
哀哉夜漏盡兮晨輓發轉相風兮搖盡月厭河洛兮不
臨去嵩邛兮飄忽指咸陽之園寢歷長安之宮闕旋六

馬兮頃期考三龜兮中歇嗚呼哀哉出國門兮夷由覽
舊物兮親憂備物森兮如在良時闕兮莫留當赫曦之
盛夏宛肅瑟之窮秋山隱隱兮崩裂水洄洄兮逆派嗚
呼哀哉桂旌旒於松烟即宮闈於夜泉下幽翳兮無日
上穹窿兮蓋天墜路嚴兮百靈拱殿園虛兮萬國旂如
有望而不至怨西陵之茫然嗚呼哀哉攝帝皇之高風
欽文母之餘懿時來存兮立極數往歸兮配地何通變
之有恒兮而始終之無愧惟聖慈之可法播徽音於後
嗣嗚呼哀哉

唐德宗貞懿皇后哀冊文

常哀

維大曆十年歲在辛卯十月辛酉朔六日景寅貴妃獨
孤氏薨粵明日追謚曰貞懿皇后殯于殿之西階十三
年十月癸酉乃命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常哀持節冊命
其曰二十五日丁酉遷座于北陵禮也素紗列位黼帝
周庭輅升玉綴軒缺珠攬皇極悼鸞掖以追懷感麟趾
而增慟備百禮以殷遺命六官而哀送宗祝薦告司儀
降收爰詔侍臣紀垂鴻沐其詞曰

祚祉悠久寵靈誕受元魏咸藩周隋帝后三侯迭興七
貴居右肇啓皇運光膺文母續女是因以綱大倫生知
陰教育我蒸人瑞雲呈彩瑤星降神聰明睿智婉麗貞
仁惟昔天鑒搜求才淑龍德在田葛覃于谷周姜胥宇
漢后推轂王業惟艱嬪風已穆繼文傳聖嗣徽克令不
曜其光乃終有慶祇奉園寢肅恭靈命越在哀亮幸追
孝敬文織絲組朱綠玄黃上供祭服以祀明堂法度有
節不待珩璜篇訓之制自盈練緇叙我邦族風于天下
始於憂勤叶成王化慈厚諸文寵臨下嬖登進賢才勞

謙日夜服繒示儉脫簪申誠訪問後言謙遊風退內和
群嬖動有矜誨外睦諸親泣辭封拜闕程有日親蠶俟
時忽歸清漢言復方祇萬乘悼懷群臣慕思玉衣追慶
金鈿同儀嗚呼哀哉去昭陽兮杳然乘雲駕兮何在人
代宛兮如舊炎涼倏兮已改翠襟森以成列素旗儼而
相待言從玉兆之貞永閔瑤華之彩別長秋之西苑過
望春兮南登招帝子于北渚從母后于東陵下土清兮
動金翠外無像兮中有憑合蕭挽以攢咽結雲雨之婁
疑吾君感於幽期俯曾亭而望恩慘嬪媛以延佇極容
衛以盡時搖巾袂兮遠訣隔軒檻兮群悲不復見兮迴
御輦傷如何兮軫睿慈下蘭皋兮首芷陽旌悠悠兮野
蒼蒼帶白花兮掩淚衣玄粉兮驚鷺裳盛明兮共樂忽
幽處兮獨傷去故庭兮日遠即新宮兮夜長獲無文繡
之飾器無珠貝之藏蓋自我之立制刑有國之大方嗚
呼哀哉見送往之空歸嘆終焉之如此方士神兮是與
非甘泉盡兮疑復似遺音在於玉瑱陳迹留於金卮獻
萬壽兮無期存二南之餘美

唐文粹卷第三十二

文丙 總九首

吳興姚 鉉 纂

吊古二 許由先生廟酌文 柳識 弔夷齊文

書師曠廟文 袁皓

雷建 上天鼓文 程浩

重政一 祭蠶文 獨孤及

畏途一 招北客文

杜厲 送窮文 陸式

責繳一 責龜文 圭彞靈 檄曲江水伯文 樊鑄

許先生潁陽祠庭獻酌文

壬辰歲夏四月客有自洛東遊至先生遺廟而潁水古風舊山巋然追懷古蹤慕美至道以時酒敬酌于靈既酌既拜獻乎言曰

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朽先生清靜天地全性出於渾
匪入於鴻蒙雲遊鳥還翳鬱和風當時帝道已半滋章
欲深大樸散於人未散於山林乃有巢父杳冥同心堯
齋公器退然見推遇聖相感不得不知耳雖濯於清流
道終播於無為所謂春膏時蒸朽葉自滋先生含德唐
堯發之頴陽之仁德曰大天下之祿利日卑且聖王所
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名義同讓終廉能
感俗道自為功任應會之偶然生垂後之清風人登雲
嶺多憶箕頴特歎先生山水齊名茲焉遺廟萬古芬馨

弔夷齊文

洪河之東兮首陽穹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餒在其中
借隱胡為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蒼心雲秋水菟兮來何依
兮去何止潑澗磈之毛蕪精誠而已初先生鴻逸中州

鸞伏西山詎賦薇蕨之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文
武謂墨籙兮胡頹一吐兮忘飢若有謂兮于巖之關豈
不以冠弊在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
三聖之純嘏讓同之義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
偏矣當昔夷羊在牧殷網解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豎
兮鬼孽玉奮廢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濟哲於是三者
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况乎旗錫黃鳥珪命赤
烏俾荷鉅橋之施俾申姜里之辜故能山立雨集電掃
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礪於武庫九驥伏轅於文途雖
二士不食而冰人其蘇既而溥天周土率上周人于嗟
先生逃將奚臻萬姓歸仰兮獨鬱乎方寸六合莽蕩兮
終跼乎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臣心而惻殷所以不食
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旁通以阜厥躬

應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乎
雖非與道而保生乃勗為臣之不二

書師曠廟文

袁皓

吟篁怨桐天其聲乎鏘石鏗金天其文乎擊革鳴絲天
其暢乎匏上之韻天和乎天有至音寄斯八物先生
不生斯音鬱鬱先生既生斯音在律嗚呼先生之耳時
可求也先生之心不可得也天全樂乎先生之無神乎
愚固狂而不可撓先生之有神乎愚堅誠而乞其圖先
生之耳有神乎化為天下之耳先生之心有神乎化為
天下之心者可以舒於今然後家家知舜琴

上天鼓文

程浩

雷車闐闐六合宣吼驟風雨於南極簇星雲於北斗遑
俄選感東海以波蕩擺太山而瓜剖玉石至堅切如泥

溱松栢至勁粉為枯朽鼉皮擊考而魍魎睽暘龍領魃
觸而鯨鯢奔走陶鑄造化之鑪而鴻毛萬像幹運乾坤
之柄而嬰孩群有由是言則九鼎瑣細三山培塿鼎鼐
可以指揮蓬萊可以背負殊不測離蒼天之近遠當懼
驚魂在玄雲之幾重徒勞矯首及夫白日雨歇長虹霽
後列缺緩轡玄冥假手蓄殘怒之未洩聞餘音之良久
而小子之繆學敢獻疑於左右今若為善惡之宰主操
賞罰之休咎胡不扶持顏閔之類行天闕跼蹐之龜壽
罪一亂臣懲天下之凶醜旌一孝行激天下之悌文法
高懸於堯典刑不誠於周后何必霹靂潛震之龍養育
吠堯之狗

祭燾文

獨孤及

天地不仁神明無親惟正是與若響之答敢有象恭滔

天構豐穰亂國有明罰神其捨諸賊臣劉展假寵多難
 敢包狼心竊發萬毒將敷虐于我上下神祇使東溟揚
 波群動昏墊皇帝震怒按劍授鉞命我上將底天之伐
 於是有虎牙鷹揚之臣蛇矛犀渠之群橫行而東我伐
 用張月羽雲旗以先啓行方將歷尋陽下南陵收京口
 掃建業斲梟獍以蒙鼓封鯨鯢為京觀俾萬里浪破三
 象霧廓今以令月吉日整駕即路是用徼福于爾有神
 惟神降衷尚弼予志敢告無靡旗無絰驂無汰輶無憤
 車命五將護野萬靈並敷令天地氛祲望風掃除魑魅
 魍魎罔不率俾莫我敢遏為神祇羞尚饗

招北客文

蜀之先曰蠶叢兮縱其日以稱王當周室陵頽兮亂無
 紀綱泊乎杜宇從天而降鬻靈沂江而上相禪而帝據

有南國之九世蜀本南夷人也皆左其衽而椎其髻及
 通乎秦也始於惠王之代五牛琢而秦女至一蛇死而
 力士斃二江雙注群山四蔽其地卑陋其風脞脆蠻貊
 狼處滇楚為隣地偏而兩儀不正寒薄而四氣不均花
 葉再榮秋冬如春暮夜多雨朝旦多雲陽景罕開陰氣
 恒昏以暑以溼為瘴為厲氣滯墊以中人吾知重脰之
 疾兮將嬰爾身蜀之不可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東則有大江濛濛下絕地垠百谷相吞出於荆門突
 怒吼劃附于太白游瀉礪研會于滄溟跳噴浩淼上濺
 飛鳥感縮盤渦下旋龍鼉三峽兩壁亂峰如戟岷岬屹
 崒頽洞劃圻高于天霓雲外水積晝日無光其下黑窄
 瞿塘無底淺處萬尺啼猿哀哀腸斷過客復有千歲老
 蛟能變其身好飲人血化為婦人衒服靚粧遊于水濱

五月之間白帝之下洪濤塞峽不見灩澦翻天感地震
吼雷怒亦有行舟突然而去人未及顧棹未及舉瞥見
陽臺不辨雲雨千里一歇日未移午須臾黑風暴起拔
樹震山石走沙飛波騰浪翻舟子失據摧檣折竿漩入
九泉沒而不還支體糜散蕩入石間水族呀呀拔刺爭
食蜀之東不可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西則有高山萬重峻極屬天西有崑崙其峰相連日
月迴環闔于山巔巒崖盤欽天壁竄絕陽和不入陰氣
固閉千年增冰萬古積雪谿寒地坼谷凍石裂夏月草
枯春天木折蒼烟凝兮黑霧結人墮指兮馬傷骨江水
噴激迴盤紆紫棧壁緣雲鈎連相撐繩梁喋虛傍杳杳
冥下不見底空聞波聲過者矍然亡魂喪精復引一索
其名為笮人懸半空度彼絕壑或如鳥兮或如獲倏往

還來幸不落或有豪猪千群努鬣射人寒雄孔碩登樹
自擲見人則擘巨麋如牛脩角如劍餓虎爭肉吼怒闐
闐復有高崖墜石兮聲若雷之軒轟上敲下磴似火迸
兮滿山流星礮溪忽兮倒流林岸為之頽傾碎騰狖與
過鳥駭木魅兮山精飛石墜人兮不可行西有犬戎與
此山通形貌類人言語不同羶廬隆穹毳裘蒙茸斃酪
啖肉持槍挾弓依草及泉務戰與攻其聲如犬其聚如
蜂中國之人兮或流落於其中豈只掘鼠茹雪以取活
終當鍊其足而繫其胷泣漢月於西海思故鄉於北風
蜀之西不可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南則有邛笮之關天設險艱少有平地連延長山橫
亘廬江隔闕百蠻吁彼漢源上當漏天靡日不雨四時
霽然其人如魚爰處其泉終年霖淫時復日出狝狝諸

天向天吠日人皆溼寢偏死腰疾復有陽山之路毒瘴
下凝白日無光其氣普普暑雨下濕黃茅上蒸南方之
人兮不敢過豈止走獸踏兮飛鳥墮吾不知造化兮何
知此方些蜀之南不可以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北則有劔山嶢嶢天鑿之門二壁豁豁高崖嶙峋上
柱南斗傍鎮于坤下有長道北達于秦秦地神州中有
聖人左右伊臯能致我君雙闕我我上覆慶雲千官鏘
鏘朝于紫宸玉樓鳳皇金殿麒麟布德垂澤搜賢修文
皇化欣欣煦然如春蜀之北不可以往北客歸去來兮

送窮文

段成式

予大中八年作留窮辭詞人謂予辭反之勝也至十
年客漢上復作送窮祝是年王之晦童推戲為送窮
判筒而槽比籜而閭細象纏幅楮飾木偶家督被酒請

禳窮將酹地歌舞予謂窮曰予送非嚙鏐歷感循陰索
隙管葷滯餅直胆涎瀝者非寒哭簇燐敗衣網身惡覷
牆間冷嘯淒辛者非嚇去覘啖巫欺癡燒衰燼藪滯泉
擾狎狐狸者噫有才歉升窄股腸噦喀幾童其筆燥心
汗滴以是而死者去此有開卷數幅窒心妨去目襲經
攻史方寸日蹙以是而死者去此有議古酌今左凌右
侵麓埤酒泔短淺不禁以是而死者去此

責龜文

王岳靈

萬物之貴者人也人惟秀介蟲之智者龜也龜惟神隱
括無形神之謂也窮通有極秀之謂也况天之與人其
道甚遠不有以也將何遠焉則吉凶之祥假子以告變
化之象因子以明欲愛謀稽疑必先弊昆命宜蠲割誘
慕展布心腹子無欺於人人有望於子成天下之亶亶

豈不率道與何諸呂弄權昭大橫於漢帝帝辛毒痛匪
告繇於周武揆惡之輕重也呂之惡不浮于辛量德之
休明也昌之德靡及於發子二其行誰不解體矣夫義
禮之與也信身之幹也何陳氏之母不疾而稱疾魯孫
之臣卜僭而告義喪於禮失其徒寔繁吾不殫悉考夫
演卦繇者著也著之靈而不如子之長定妍媸者鏡也
鏡之明而不如子之知銘乎竹帛萬代不泯奚起予楮
俾吾反感於古人孰謂子原天地之美違五行之理徒
使疏淪澡雪仰止蒙求曾莫之校何異乎曹立生遇拒
季布善盼已虞國僑哉必以剝桂刻添非林木所願故
鶻裂冠非禽鳥所欲當潛伏齋灣違禍習畧九江錫
其可得乎豈不免氓之蚩蚩熒惑於耳目也

檄曲江水伯文

天寶三載溺群公之故也

樊綺

主張於地之血脉者豈不曰水伯乎爾自獸為身面為
人控牽兩龍窟宅百谷億有祀矣故數倫於元氣之液
弄權於坤輿之竅所云老而不死是謂之賊伊我謂爾
有是夫何者三載二月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才子六
七人皆簸揚文精開闔武庫游嬉春晝沿泗江干興飛
壯心舞曳齒胷皆貸白龜之德不負赤鯉之本爾何為
陰發暴殄潛生毒痛箚禍階於沙岸垣死府於花鳥如
數子者皆載垂堂之誠爾始若懸流三千仞跳沫四十
里固應尊而不親豐豈相及爾岸不崒岫流不唐突設
人所倚之福陷爾孔易之誘俾水術貫堅之功舫聲之
如蜩蟬捫空呼天迄死不救倏恣化魚之惡誰下拜牛
之惠溺我國寶豈明時弃珠之泉沈彼綵船實玄夜藏
舟之壑與夫覩右山四耳之獸夢潁川一角之人置于

大江未匹斯甚使揭竿求父之子投牋請弟之兄奏筮
篋傷妻之夫厲波濤狗婿之婦罹其凶害不忍荼毒並
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行哭失至於爾安乎爾今肆行賊
虐者豈不謂性與習成乎何哉曩者溺孫與公於後湖
之中淪炎帝女於東海之上化鼈於黃氏之母為魚於
歷陽之郡爾應恃以舊提莫其後圖殊不知事不欲數
數斯辱矣惡貫已滿天命誅之然今歷視爾自昔為過
之所或天涯或地岳起於侯甸之外且非葦藪之下豈
比今日俯九門臨四運使哀聲悲響上及聰聽爾誰欺
欺天乎然曲江者南峙仙閣北距靈宮足可効赤水產
黃帝之珠胡為殲蒼生竊司命之契況之人也皆編中
華俗游無何鄉所冀猛火烈山而莫焚大浸稽天而不
溺既遇爾者括拾之中縱使飯術解漂之餌山經不泆

之木豈可免爾之圖于茲中江自首創至于今時數千
里子更代易主島流汲耗纔可接腋於井蛙詎持願於
海鼈爾之所處豈不狹隘乎人之所賞豈有舳艫乎逮
天寶載我皇恢土德以博之實澤流以濟之積潤下之
波瀾用濟川之舟楫豈不謂幸於爾也爾何滿以致溢
凶以自斃使彼都人士自此之後懼爾同失神之海惡
爾甚探手之湯匪徒歇爾盛事過自撥也雖悔可追然
靈莫尊於君人時莫美於陽春君固愛人種德乘春宥
罪宥國固去桎梏爾奚得恃宅無聞括守有曲襲不辜
於山獄之候繫餘殃於積慶之家僕謂數子叫天曹訐
地府黜爾主職在於斯須不然僕見欲上書於承明廬
徵菑近速周處擊劍長逐孽波深搜爾居遁逃則用僥
東請長臂者灑漉之又於雄棠北使長股者憑踐之不

然邀離朱以視之命宋定以縛之然後調馬梅扇獸炭
是烹是醢以報東門爾儻若混空隱形和水匿象則使
牛曳蛇尾絕其本根縱逢山見彘毛終難必復矣僕亦
宜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恐爾有詞曰予不誠視成不令
而行故矢在弦上垂而未發儻能易轍僕則既往不咎
若為刻舟爾則何辭以對徐察爾變惟審圖之

唐文粹卷第三十二

唐文粹卷第三十三

文丁 總丁三首

吳興姚 鉉 纂

傷悼

弔古戰場文

李華

弔國亡場文

張說

弔九江驛碑林文

歐陽詹悲以列溪古藤文 舒元興

弔韓弁沒胡中文

李觀 哀一良文 白居易

奠相國令狐公文

李商隱 祭出群侍郎文 李翱

祭獨孤常州文

崔祐甫 祀口口衡州化光文 柳宗元

為常州獨孤使君祭李貞公文

梁肅

祭柳子厚文

蕭愈 祭柳州文 堤 祭亡友故祖 功曹蕭公文 李華

歐陽生哀辭

韓愈 題哀辭後附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平平沙無垠負不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
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

群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
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南
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
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
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
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濶而莫為嗚呼噫
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
堅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
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
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鳥休巢征馬
踟躕繒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凌殺
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沒
屍填巨澗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泥骨可

勝言哉鼓衰方力盡矢竭方弦絕白刃交兮宝刀折
軍威方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礫鳥
無聲方山寂寂夜正長方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
神聚兮雲暮暮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
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
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
獫狁北至太原旣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
闌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閔荼毒生人
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
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
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救之何咎其存其
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寢寐見之
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懷悲吊祭不至精

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雉鳴呼噫喜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柰何守在四夷

弔國殤文

張說

北伐兮東胡邈遼陽兮孤竹偏師兮覆衆在崇山兮峽谷露芄芄兮蔓草風秦兮拱木見馬血兮夜然聞殤魂兮兩哭君王按金鼓而氣憤撫珠鈴而淚滋橫萬里兮抽恨弔羣山而寫悲對凶將兮我辱悼勇夫之狄纛彼前鑒兮未遠何後來兮不追對死地兮出陣臨殤門兮用師軍奪帥兮虹食壘車脫輻兮火焚旗有樂屨黑兮復矣無范宣兮愧之命窮進兮短兵錯膚鉞刃兮血蒸鏑旅殘潰兮棄組練山猶號兮谷餘戰殫原野兮柰何遠君親兮不見於戲何天命之奄忽俾仁義之治兵為蠻夷之俘骨駸六校之飛將鎮五營之勁卒吾見出兮不歸噫名存兮身沒

弔九江驛碑材文并序

歐陽詹

弔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之驛碑其可與辭而弔歟斯碑之材昔太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素負辭華代之銘誌多公之辭又好採異留名之致頃為湖州牧州產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辭兼行磨礱而成常心使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僻得之於自然跌本有龜護頂有螭雖不甚成而擎躡僨興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立罷守歸朝載而途卜出蘇臺入毗陵亦無稱立轉丹陽遊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山蛟奔螭引直到湖心頃址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瓌氣勝非往時所睇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覲其詭秀與碑材叶即以酒脯奠

其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爐峰北潯陽城九
江爲庭千艘歷階亭旣就公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
之公文爲天下最書爲天下最斯亭之地亦天下最庶
資三善加以斯碑之奇相持萬古而採異留名之致一
得也後典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脩坏之勞狀其未績
乃取斯碑刻公之述寘已之述今爲九江驛之碑焉予
旅遊江州稅于茲驛祠部員外郎鄭恕同之鄭與州將
嚴士良共爲予說而俱以相示嗚呼先賤後貴世之常
也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
矣以魯公之文方今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
翰方今之札翰則錦繡泉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今之用
則諸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驛失魯公之
文得人之文削魯公之札翰題人之札翰亡魯公之用
得人之用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食糟糠脫錦
繡而服泉麻黜諸夏而即夷狄可悲之甚者況我實天
成必將可名魯公所以卜擇敬慎如彼而常人無良蹟
辱如此與夫有道而黜無罪而刑投四夷禦魑魅何以
別也石不能言豈其無寃故弔之
情違乃傷理佛乃寃人實有之物亦應然嗚呼子碑寃
可予知陰隲子材豈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頌以異與頌
表勝以殊則明從吏居卑以異奚旌子產旣授子不終
致悠悠彼蒼何嗟及矣美玉然禽高冠藉足有類子碑
先榮後辱繼世生哲詎無賢者將觀于斯將悼于斯庶
滌所黷而復彼宜屹屹子碑如神如祇人得以專天造
何爲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悲刻銘古藤文

舒元輿

刻谿上縣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枿逼土雖春入土脉他
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為本乎地者
春到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死色遂問谿上人
道者云谿中多絃工刀斧斬伐無時擘剥皮肌以給其
業意藤雖植物者温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
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
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洎
東洛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刻紙相夸予寤曩見刻藤
之死職止由此此過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士人自專
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
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苟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衆
者亦皆斂手無語勝衆者果自謂天之文章歸我遂輕
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折入於柳楊皇華中言俱

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
百人數千百人筆下灑數千萬言不知其為謬誤日日
以縱自然殘藤命易其桑葉波波頽沓未見止息如此
則綺文妄言輩誰非書刻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
以鬻之雖舉天下為刻谿猶不足以給況一刻谿者耶
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刻矣大抵人間費用苟
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橫及於物
物之資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為天闕予謂今之錯
為之文者皆夫闕刻谿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為文
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刻藤而已予所以取刻藤
以寄其悲

弔韓弁沒胡中文

李觀

維唐貞元元年匈奴上款乞盟天子以其言誠乃命上

將往殫陰山而聽其誓言監察御史韓君載筆而隨焉
我上將仗九廟之信而首盟其間以戒人心為心戎乘
我不虞而有詭謀我計無素成而歿以宿萌故勇者死
奔者追而韓君為之擒矣嗚呼有備無患軍志也戒人
安所暴其詐千慮一失聖人也韓君是以為之虜天其
或者將用警我非福戎也韓君為之擒其繫命歟五年
於茲生死不尋謂之生豈復還期謂之死豈復還期釋
往湮沈或曰死矣怒此是切傷歌者之心絕國浩浩窮
西極濱強胡居之犬視斷斷流沙無波陰山無春邊草
不綠塞鴻不賓秦有長城漢有遣人死者虜鬼生者虜
臣哀哀韓君生死窮辛鬼能靈人能語君生其所君死
其所今兩寂然心絲中阻君初奉役意氣西道白珪之
既唾掌可保激魯陽之勇歎典屬之老乃即於事不能

畫奇從軍之壽君固職之可疑不疑固用阡危羗戎髮
鬣坐刃我師倉卒聞警血殷朔陸實死者痛非擒者悲
夾谷之會不問仲尼秦中九月黃葉始下長風西來烈
烈飄瓦望君申弔亦懼來者已乎一魂時也命也

哀二良文

白居易

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御史大夫陸長源實
左右之二年而軍用寧司空南陽公作藩于徐州軍副
使祠部員外郎鄭通誠實先後之十年而民用康暨十
五年春隴西薨浹辰而師亂大夫以直道及禍十六年
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員外以危行遇害惜乎大夫人
之望也員外國之良也咸克潔于身儉于家勤于邦又
申之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歷要官參劇務如刀
劔發硯割而無滯如鍾磬在懸動而有聲識者以為異

時登天子股肱耳目之任必能修德秉哲紹復隴西南陽之事業以藩輔王家嗚呼善人亘將鍾奕業之慶而不免及身之禍天乎報施之朕何其昧歟昔詩人有黃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命其篇云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禍兮若機之張梁之亂兮陸受其毒徐之難兮鄭罹其殃惟善人兮邦之紀綱邦之瘁兮正人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為乎生此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為乎生此豺狼我欲階冥冥問蒼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我心之盡傷悲夫而人而後吾知天天難忱而命靡常耶

奠相國命孤公文

李商隱

戊午歲丁未朔乙亥晦弟子玉谿李商隱叩頭哭奠訖

相國贈司空彭陽公嗚呼昔夢飛塵從公車輪今夢山阿送公哀歌古有從死今無奈何天平之年大刀長戟將軍樽旁一人衣白十年忽然蜩宣甲化人譽公憐人諸公罵公高如天愚痺如地脫蟪如蛇如氣之易愚調京下公病梁山絕崖飛梁山行一千草奏天子鐫辭墓門臨絕丁寧託爾而存公此去耶禁其禁不時歸鳳棲原上新舊袞衣贈公先人亦有泉者路有夜者臺昔之去者宜其在哉聖有夫子廉有伯夷浮魂沉魄公其與之故山莪莪玉谿在中送公而歸一卅蒿蓬嗚呼哀哉

祭韓侍郎文

李翱

嗚呼孔氏云遠揚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常辯之孔道聰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剝剝不讓僣僣花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為思

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關合怪駭驅濤涌雲包劉
越羸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後新學者有歸大變于
文元之仕宦罔辭于難疏奏輒斥去而復遷昇黜不改
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元作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先交視
我無能待乎以友講文折道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
其久元以疾休我病卧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
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元之在病則齊其終
順化以盡靡惑于中欲別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
裂肝胃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元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讓
元行下于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
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筭百酸攪腸音容若在
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祭獨孤堂州文

崔祐甫

維大曆十二年歲次月日外從祖舅朝散大夫權知中
書舍人賜紫金魚袋崔祐甫遣表妹前鄧州南陽縣尉
李綜以清酌之奠祭于從外孫甥常州獨孤使君至之
之靈往矣至之此時何时空原拱木荆榛狐狸林風月
露以之增悲子之往也高格遠量秀氣茂姿亡兮何若
有兮誰對豈流蘇寓馬從之已而嗚呼哀哉三事適我
政事一卑益我在籠而不能求其釋獨有懷君之淚臨
秋風而自滴平生相期聊復一叙一以豁胸中之憤氣
二以簡明靈而晤語吾與至之思弘道義自家刑國張
維舉墜吾與至之思敦交好平居琢磨遇死赴蹈吾與
至之思邁純德言為士准動有時則吾與至之思全高
節風雨如晦嗶嗶不輟吾與至之思闡斯文不俾臯契
獨暮華飭吾與至之談空覈玄夢蝶喻落去之蕭然吾

與致期諸晚歲偃卧山樊同被薜荔舉其大較良難名
數念我交情十枝萬縷霜風掃葉或散或聚萬化紛然
同歸野土向之所務孰云其主嗚呼哀哉瀾然登酷平
昔共歡如何此奠取象於幽既我思此飫子必吾劇目想
道周暫留徒御所可懷者徐生之祭

祀呂衡州化光文

柳宗元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八月癸亥朔友人守永州司馬
負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
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呂八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
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讎之聰明正直行為君子
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
固知蒼蒼之無信漠漠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悲逾深
而嗚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

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
兄獨取其直貫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
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為全德而官止刺二
州年不逾五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循正直以召
災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未聞其道泊乎
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真正為道不
謬元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
於今二事相勘從古至少於化光最為太甚履行第一
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貪
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天厄反不榮歟所勸者志
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眾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
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肉若焚裂海內甚廣知者幾
人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

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
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學貫
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何為乎止乎
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為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為
光耀以助照臨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為
霆以泄怨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寓其神
乎將為金為錫為珪為璧以棲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
續其志乎將奮為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
得已乎其不得已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
乎幽明茫然一慟長絕嗚呼化光庶幾聽之尚饗

為常州獨孤使君祭李貞外文

梁肅

大曆九年五月日朝散大夫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
獨孤某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尚書吏部郎趙郡李還

叔三元之靈嗚呼疇昔之年接兄討論倚仗之數或尋
其源嘗謂仁人百祿滋蕃如何於兄斯莫存焉嗚呼哀
哉惟兄孝友仁恕高明寬裕何德之茂何才之富粹氣
積中暢於四肢發為斯文郁郁有輝自五百年風雅陵
遲假手于九鬱為宗師乃登憲闡直以舉之乃列諫臣
闕則補之玄宗季年戎狄內侮兄方就養劫在豺虎氣
霧濛濛薄汗我躬雷雨作解遠身于東帝曰孝哉可務
於中名若石掖亦踐南宮立明為恥玄晏方病清漳閒
卧樂道推命哀于大賢不嚮天年人之不幸天亦何言
在昔賈生見惡絳灌王佐之用不展於漢我之方行遭
世紛亂時運屯塞古今一貫嗚呼哀哉某以蒙蔽夙承
眷惠義均伯仲合若符契博約乎文章之事優游乎性
命之際謂得携手相期卒歲天其喪予兄則先逝嗚呼

哀哉曩自朝列出持使節十年離別一旦存沒吳楚迢
遠江山阻越不及歸贈仍乖執紼寢門一哀魂斷心絕
恭承嘉命來救于常總帳斯在哀何可忘鞠然二孤訴
彼穹蒼孰謂遐叔與天茫茫魂兮歸兮臨此一觴嗚呼
哀哉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維年月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
靈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
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較當其夢時有樂有悲
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樽青黃乃
木之災子之中棄大脫馬羈玉珮瓊琚大放厥辭宮貢
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
顏巧匠勞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

嗟子厚今有今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
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
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由有鬼神弗敢遺墮
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沃心以辭嗚呼哀哉尚
饗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孤稟弱冠游學聲華藉其肆意文章秋
露瑞錦吹迴蟲濫王風凜凜連收甲科聚閱班品青衿
摺紳屬目歛社公卿之祿若在倉廩至駿難馭大白易
慘華鍾始撞一頓聲寢梧山恨望桂水愁飲鬱鬱群議
悠悠積稔竟掩荒瘴遂絕羈枕嗚呼柳州命實在天賢
不必貴壽不必賢雖聖與神無如命何自古以然相視

咨嗟歸葬秦原即路江臯聲容蔑然相嘆增勞惟有令
名日遠日高式薦誠辭以佐著醪尚饗

祭亡友故揚州功曹蕭公文

李華

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李華云云茂挺平生相知情
體如一歲月之別俄成古今天乎喪予此痛何極華靈
罰深重艱棘所鍾殊方未慕觸目號裂孤窮易感況哭
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蓋天下道孤命屈淪阨終身
避亂全絜忠也冒危遷柩孝也有王佐之才先師之訓
而歿於道路何負於天天乎痛哉華疇昔之歲辛忝周
旋足下不棄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鮑今則蕭李有過
必規無文不講知名當世實賴吾人循環往復何日忘
此而況泣血千里藉旅相依聞此一哀心骨皆斷痛之
至者言不能宣是欲寄辭祗益填塞

靈尚饗

歐陽生哀辭

韓愈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以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
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
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
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
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故宰相有名於時又作
大官臨蒞其民親與之為客主人之禮觀遊宴饗必召
與之時未幾皆仕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
皆惟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令
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
又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則詹名尤甚八年春
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

在京師他處不見詹父者唯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必兩忘其所趨父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聲名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友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脩兮名譽又光父母欣欣兮常若在傍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顧不永傷友朋視疾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高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題哀辭後附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唯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群群與余皆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

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君仇喜古文以吾所為
合於古語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然益堅凡
愈之為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
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
然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
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
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
生也無惑焉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王重刊

唐文粹卷第三十三

論甲總一十三首

唐文粹卷三十四

吳興姚

鉉

纂

天三 天論上 劉禹錫

天論中

天論下

帝五三 荀悅論高祖

武宣論

蘇裕

漢照論

漢元論

封禪一 漢武封禪論

林簡言

封建三 封建論

五等論

朱敬則

漢祖呂后五等論

韓

興亡一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三國論

李德裕

正統一 東晉元魏正

閔論

皇甫湜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
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
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陽之說勝焉泥於冥
冥者則曰天與人實相異霆震于畜未嘗在罪春滋

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君仇喜古文以吾所為
合於古語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益堅凡
愈之為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
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
然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
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
者也古之道不苟與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
生也無惑焉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下重刊

唐文粹卷第三十三

唐文粹卷三十四

論甲總一十三首

吳興姚

鉉

纂

天三

天論上劉禹錫

天論中

天論下

帝王三

荀悅論高祖

武宣論蘇裕漢照論

漢元論

封建一

漢武封建論

林簡言

封建三

封建論柳宗元

五等論朱敬則

漢相呂后五等論韓

興亡一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三國論

李德裕

正統一

東晉元魏正

閏論

白圭甫混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
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
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陽之說勝焉泥於冥
冥者則曰天與人實相異霆震于畜未嘗在罪春滋

乎董荼未嘗擇善跼蹐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
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
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
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
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
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
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
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
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
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擊斂防害用濡珠禁用光斬材
窾堅液礦研芒義制強訂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開
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非為公
天下之人蹈道必當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

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
之夷刃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故其人
曰天何預乃人事耶惟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
而已矣福考可以善取禍考可以惡召奚預乎天耶法
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
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僂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
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
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
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常在佞而罰常在直義不
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
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
欲抗乎言天者斯勳窮矣故曰天之所以能者生萬物也
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耶

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耶任天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人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常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去爾人常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去爾生乎治者人道明或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群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群次乎邑郭求蔭于華穰飽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

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郭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郭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于一日之途耳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問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去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濼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為濤也流之沂洄不能峭為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恠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沉亦天也貼危而僅

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荅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乎其數適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江海之覆也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于勢耶荅曰天形常圓而色常青周迴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嘗高而不卑嘗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于卑小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

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元者爾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于安所寓其數耶荅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物而為用也常資乎有必依于物而後形焉今為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為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八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數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燄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狴犬鼠之目庸謂晦為幽耶吾故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焉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焉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之言有自乎荅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腑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為清母重為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為庸墜為雨露噫為雷風乘氣而生群分彙從植類曰生按書傳海隅動類曰蟲倮蟲之長為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商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舜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譌五本引

天而歐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李德裕

荀悅論略曰高祖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文帝躬行玄默遂至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法審刑採覈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曰崇尚儒學從諫如流引班固贊賓禮故老優游亮直又曰貢薛韋匡送為宰相其旨以為專用儒術莫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生故以茲為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聞矣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隳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用朋龍上書遂致

于理其後劉向禁錮張猛自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
賈捐之京房雖不忠其身亦皆英特儁才道術奇士於
元帝可謂忠矣亦因譖而死惑於讒邪則不斷疑於髦
儁則用法亦不得謂之擾游亮直矣貢薛雖能忠諫止
於諷諭恭儉未嘗禦姦解邪矣韋匡從容守位未曾犯
顏干色矣所以得乘時而進久安其位昔桀紂殺一龍
逢比干而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而殺其悖已甚
元帝以信讒而殺抑又甚焉王業既衰至成哀隣替纜
三世而王莽篡奪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
父信哉是言

漢昭論

李德裕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
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

輒怒曰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
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覩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
跋而東鴟鴞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
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
紛亂復踈賢士景帝信讒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
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向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
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
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益鐵而罷推酷亦
信任忠臣之效也纒弱冠而殂功德未盡可以痛矣

漢元論

李德裕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
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
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僻此蓋懦而不才權

移所變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為氣粹精為體氣剛而明則三光不昏體粹而清則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歲時不忒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軸鎔鑄不由於大冶蕩蕩上帝復何為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讒說不行人與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邪譖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昏之君各賢其臣會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蓋自以恭顯為賢而任之不疑也

漢武封禪論

林簡言

仲尼以季氏旅於泰山為僭漢武封泰山非僭歟抑聞無其位無其德為事僭也有其位無其德為事亦僭也又聞封泰山報成功也斯皆德稱乎位者為之若伏羲

神農者也若軒轅顓頊者也若堯舜禹湯者也漢武封禪奚慕哉秦乎伏羲乎堯舜乎秦封禪二代而秦滅固不可慕也若以伏羲堯舜為心亦宜訪伏羲堯舜之道歟以所行之道侔之乎不侔之乎彼茅茨不翦而木不呈材豈曰侔哉彼舞于兩階而黷武窮邊豈曰侔哉彼用夔典樂而李延年進山且曰侔哉彼設謗木而捕人誹者死豈曰侔哉凡所舉維維廝養之人亦知不侔矣在漢武計宜罷去不侔行其侔者已行之則卿大夫行之卿大夫行之則國人行之夫如是雖不封禪而伏羲堯舜之德之美自至矣柰何不遵此道取司馬相如諛佞遺草內欺於方寸外欺於千古矯名竊德冒煙雲躡凌兢封泰山禪梁父好商辛夏癸之好迹伏羲堯舜之迹季氏之僭安可逃乎昔齊桓公議封禪管夷吾用他辭以

罷之以其無帝王位故也無德與无位相去幾何儻漢朝有人如管夷吾應用三春茅以藉口不使其君與季氏等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彼其初與萬物借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者痛之而後畏由是

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而後有兵德又大者衆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濩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覲之迎覲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

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凌夷壞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耳繼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割以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去余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而為之郡一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一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世而天下大壞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謫戍之徒園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上下相咎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都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脩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

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及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兄亂國多治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

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
秦事然也漢興與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
不制於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
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拏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
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如之何及夫郡
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
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
其位可也臣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
得以獎朝拜而不道一夕斥之矣夕拜而不法朝斥之矣
假設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其令亂其人威之而已
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
讓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遠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
詠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平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

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
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
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
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
革而二姓凌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
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商周聖王也而不革
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商周之不革是者不
得已也蓋以諸侯歸商者三千焉資以無夏湯不得而
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
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
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
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兵一已之威也
私其盡臣蓄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

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
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
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
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大夫世食品以盡其封略
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
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五等論

朱敬則

昔秦廢五等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冏等皆以為秦之失
余竊異之誠通其志去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
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尊五美懸禮樂於庭宇置軌範
於中衢然後決玄波使橫流揚薰風以高扇浮愷悌之
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革其滯邪淳風柔其骨髓使
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參於前

其於進趨也皎若章程之在目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
踰聲教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俗之漸化也王道
之已行也於是體國經野庸功勳親分山裂河設盤石
之固內守外禦有維城之基連結徧於域中膠葛盡於
封內雖道昏時喪澤竭政塞鄭伯逐王申侯殺主魯不
供物宋不城周吳徵百牢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
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篡奪之謀中寢者直
以周禮尚存簡書不隕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顏自春
秋之後禮義漸頽風俗塵昏愧恥心盡疾走先得者為
上奪攘知命者為能加以八世專齊三家分晉子貢之
亂五國蘇秦之鬪七雄苛刻薄興經籍道息莫不長詐
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屬觜距所以商鞅欺
故友李斯囚舊交孫臏喪足於龐涓張儀得志于陳軫

一旅之衆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來奉帝先王會盟之禮昔時樽俎之容三代之風掃地盡矣况始皇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虐是聞當此時也亡猜於上人駭於下父不能保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欲使始皇分土姦雄建侯薄俗若喻晉政之可依便借賊兵而資盜糧寄龍魚而助風雨不可行也是以秦鑒周德之絲深懼已圖之不遠罷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三主直是不得行其出封非薄功臣而殘骨肉也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懷天地之量筭財不足以分賞論功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教國富地廣兵強五十年間七國同反賈誼憂其國失晁錯請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不若召陵之師踐上之衆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濞非王

霸之材田祿無先管之略也且齊晉以逆禮為勳吳楚以犯上非媿豐由教起其所以來遠矣自此之後維霸又衰中興不能改物創圖黃初不能深謀遠慮緬乎漢魏之際尋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德重光澤及萬物觀其教偷薄於秦風察其人豺狼於漢日故魏太祖曰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議者觸目皆是欲以此時開賜履之祚垂萬代之封必有通車三川以關周室介馬汾隰而逐翼侯王司徒屢請於當時曹元首又勤於宗室皆不知時也

漢祖呂后五等論

李翰

或稱漢祖建五等封異姓其計得乎高后立四王非劉氏其事順乎嘗試論之曰夫思治惡亂躰國之常理去危就安宅生之大域然而制業圖遠隨化會機是非較

於毫釐得失差於興滅可不謂然乎揆夫高祖造漢設
鑒亡秦宗族無尺寸之封子弟立虛空之地故衆枝莫
助而孤根易拔封建之心肇於此矣又謂大業可以力
取神器推於歸命思得包四海以獨富舉百郡以從欲
而外誘異端內疑成計及見群心交阻偶語間興適悟
天下不可以獨理專欲不能蓋衆分利推恩先封雍齒
然後將士歛手不懷反覆豪俊息慮知難動搖五等之
制於是行焉既而鑿輅龍旂皆王室昭穆黼衣朱黻即
功臣子孫君利世祚人安定主上蒙子愛之情下結體
信之志碑后固犬牙之勢匹夫絕鳥合之舉此所以爲
計之是也何創五等之議不遵三代之典境土踰御隄
防溢漏下權敵上都方偶國過當啓陵僭之端怙強連
交爭之兆賈誼痛其將亂晁錯憂其必危辛使諸侯失

節朝廷忿然此所以爲計之非也且夫中興之立不該
肇基之勲成務之臣咸有佐命之力故禮樂大備取惟
新之格言琴瑟不調除仍舊之弊法觀乎孝惠旣崩高
后稱制侯王諸呂何不可哉當若卑署祿產之位宜序
親疎之節小其國以圖全薄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勃
亦分茅錫土將相之後誓同山河舅甥之國穆若唇齒
預閉覬覦之心不踐嫌猜之路克復明辟決自我躬高
謝壽陵無負先帝安有齊兵之觀變代邸之危疑哉此
所以爲計之得也神害久盈物無兩大以呂氏之盛跨
漢朝之權專禁兵以狹疑秉大政以速謗赳赳異姓蓄
姦候隙刺促大臣側目相視自投機穿實履憂虞此所
以爲計之失也嗚呼物有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凡人臨
事多惑視往則明向使高祖呂后觀旣往之勢折當時

之疑斷必全之策杜未萌之禍則惠文之間無劉呂之難哀平之末有晉鄭是依况復周陳諸家休戚連漢物獻思德謳歌未改雖天命與廢孰能明之然人謨協密必無悔矣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為莽卓篡逆汙神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微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兇殄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冥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為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為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

儒者之貴求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災屢見言事者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頊其一言以為律度為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誡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覆盛之勢上下恬然晷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別逆辨剋當筵第宴間之際虛懷訪決之時方且視小男於杯下官子壻於近郡欵然用家人匹婦為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羣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自天當國既鳩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慈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

策莫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蠱吾獨異羣議為
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誠之徒同李杜
所守然後與三事百工正辭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
旦盡誅漢廷羣公耶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
河徙廢蠱吾為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蠲之獄成
闔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為當塗蓋
棟橈鼎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
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訖利違害榮通
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
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道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既萌
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柰何禹廣以宴安之
時則務小忠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露臺者沮之后於探
筮壽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

正然也方又熾熒熒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
煙煨擠萬人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藉名雖史贊粗言
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殺君之惡言偽而辯有
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誠來世可勝
紀于向若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
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
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陽之數非人謀
能亢則但取瞽聾者而相之立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
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
卜憂勤日異之若是然後為理耶予因隸古史且嗜春
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固辯其所以然

三國論

魏吳蜀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義

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以降惟守空宮亡之淹速繫於昭昭之志將有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殺生之柄不牽惟牆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蔣濟觀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為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觀三國之事可不戒懼焉

東晉元魏正閏論

論曰王者受命于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授所以

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者也桀放於湯受殺於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革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終始可明雖殊厥跡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策既載彰明可知百王旣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群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地耿盤庚之徙亳幽王之滅戲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桑梓自為中國之位號謂之滅耶晉實未改謂之禪耶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於地哉杞周夷禮杞即夷矣

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商士為頑人矣因戎之
遷伊川為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
樂或在風流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強虐此中夏
斬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為肉籬委之戕殺指衣冠
為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
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忍食其粟
而立於朝哉至於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
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
之興實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
江陵之滅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亡無容於言况隋兼
江南一天下而授之於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
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於堯舜得天統矣則神農
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卷二十四

唐文粹卷第三十五

論乙總一十二首

吳興姚 鉉 纂

辨析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辨曾參不為孔門十哲論 李觀

孟子荀子言性論 皇甫湜 管仲論 元結

羸秦論 劉蛻 蕭何求繼論 程晏

四維論 柳宗元 六逆論 柳宗元

辨私論 牛僧孺 自明誠論 歐陽詹

論相 杜牧 卜論 李華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
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
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故何哉請試論之夫

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于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無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伏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

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亡僨仲之為勞仕重道遠竟莫之一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迺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乎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氏之不貳四迴者盡在是矣

辯曾參不為孔門十哲以論

李觀

論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於兄弟能信於友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目也而曾參雖不聞兼此數者乃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

哲曾參不及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尼於此異也
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
而言也于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
故仲尼言在左右者揚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邀
時之遇行已之材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歎之非
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于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
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
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
主人對得其細未得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值多難
之代周遊栖遲不遇天下仕魯不終聘過宋伐樹之衛
不用適楚逢患而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闕其絃誦
不以師道窮而日妨已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
溫溫孜孜提携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有

仁思德慮未言者顏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矣仲尼言
有所陳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
毅果正之士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之
政事矣子游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誦之故謂
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仁仲尼之
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患難則未嘗有用焉且大孝者人
性常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之乃得為人矣夫何
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獨以有存之名加
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目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
而遺之也夫孝者不止於家也事君慎其事忠其命乃
孝也事師聘其道敬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即安不冒利
背義乃孝也而參不敬其事矣不能冒義背利矣乃孝
其孝也非孝也子從儒守學宜識所言何言之介也主

人拊已而起曰爾之辯則辯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孟子荀子言性論

皇甫湜

論曰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卿曰其善者偽也是於聖人皆一偏之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之品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黃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文王在母不憂在師不煩后稷不坼不墮克岐克嶷之謂上智矣齊桓公以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入聞仁義而樂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谿壑之心謂下愚矣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生而善者得稱性惡乎哉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於聖人皆一偏之說也窮理盡性惟聖人能之宜乎微言絕而異

端作大義乖而偏之說行孟子大儒也荀卿亦大儒也是豈特開異門故持曲辨哉蓋思有所未至明有所不周耳即二子之說原其始而要其終其於輔教化尊仁義亦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何以明之孟子以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惡之焉是勸人汰心源返天理者也荀卿曰人之生不知尊親長習於教然後知焉人之幼不知禮讓長習於教然後知焉是勸人黜嗜慾求善良者也一則舉本以推末一則自棄而流根故曰二子之說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雖然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矣荀卿之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怠矣書曰唯人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則軻之言合經為多益故

為尤乎

管仲論

元結

司兵興以來今三十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之誤耶彼管仲者人耳止可與議私家畜養之計止可以脩鄉里畎澮之事如此仲可當焉至於相諸侯材量已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王之道識興國之禮則天子之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如曰不然請有所說仲之相齊及齊強富則合請其君恢復土室節正諸侯君若惑之則引禍福以喻之如約諸侯之說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卑諸侯更強又王風化殘削向盡武王疆域割奪無幾禮樂不知去田征伐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望振兵威可臨列國得

與諸侯會盟一旦能新復天子之正朔更定天子之封畿上奉天子復先王之風化下令諸侯以復先公之制度以為何如若皆不從我則以兵先臨於魯魯不敢不從魯從則與魯西臨宋鄭宋鄭從則與三國北臨燕衛燕衛從則與諸國西臨秦晉秦晉從則與六七國以尺牘約吳楚吳楚從則天下無不從之國然後以定約若有果不從者則約從者曰吾屬以禮義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使小國不常患弱大國不敢怙強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國亡則諸侯交爭兵戈相臨誰為強者則安得世世禮讓相服宗廟血食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子今某國猶豫宜往問之若不從約則與諸侯率兵伐之分其疆土遷其子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社下為諸侯廣子孫之業上為天子除不順之臣何如如此則諸侯誰敢不

從然後定天子封畿諸侯壇域輿服器玩禮樂法度征賦貢輸自齊魯節正節正即定乃共盟曰有貳約者當請命天子廢其驕凶以立恭順廢其荒惑以立明哲敢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諸侯先各造邸於天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子齋戒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於戲王室之卑久矣予不敢望皇天后土之所覆載將旦暮阜隸於諸侯不可則願全肌骨下見先王今諸侯不忘先王之德不忘先公之忠烈共力正王室俾予主先王宗祀予若昏荒淫虐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能奉宗祀下不能安民人爾諸侯當理爾軍卒脩爾矛戟約爾列國罪予凶惡嗣立明辟予若能日勉孱弱力遵先王法度上奉宗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保爾疆域安爾人民脩爾貢賦共予郊祀予有

此誓豈云及予將及來世予敢以此誓誓於宗廟予敢以此誓誓於天地諸侯聞天子之誓相率盟曰天子有誓俾我諸侯世世得力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永長諸侯其各銘天子之誓傳之後嗣我諸侯重自約曰諸侯有昏當如前盟若天子昏惑不嗣虐亂天下諸侯當力共規諷諫諍如甚不可則我諸侯共率禮兵及王之畿復諫諍如杌人甚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郊終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宮兵及宮矣當以宗廟之憂咨之當以人民之怨咨之當以天子昔誓咨之當以諸侯昔盟咨之以不敢欺先王先公告之以不敢欺皇天后土告之然後如天子昔誓如諸侯昔盟使管仲能如此則周之天子未為奴矣諸侯之國未則止矣秦於天下未至是矣如曰仲才及也君不從也仲知及也時不可也則

仲曾是謀也乎君不從也歟仲曾是為也乎時之不可也歟况今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制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為乎

嬴秦論

劉蛻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為秦亡耳天下不用秦如聖人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已外無非心之人故深法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則果習天下之離心而昔已也豈秦區區之心歟蓋天必以秦之強暴非大敗無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絕其事君敬長之術而後從天下以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而秦終無自焚之心也且聖人官先自藏其書是秦未

始有焚書之心聖人之家先有其心矣故曰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道與天地合其久與鬼神合其微則不得毀置之在秦也然矣陶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化後有聖人之覲而後民知事君敬長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已遠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已成矣豈非天之欲有絕而先絕其術欲有立而先立歟今或怨秦之火不全其道也不知秦火息矣

蕭何求繼論

程晏

讀漢史者多曰曹參守蕭何之規日醉以酒民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其為漢之二賢相也至矣哉論曰非也暑牛之渴也豎子飲之溇淖之汚牛渴已久得溇淖之汚寧顧於清泠之水乎設使豎子牽之於清泠之水則滌乎腸

中之泥也牛然後知溇淖之污不可終日而飲之百姓
罹秦之渴已久矣蕭何曰吾所以為法律是權天下之
草創也吾不止此將致君為成康之君使民為成康之
民是牽民於清冷水也曹參曰荒於酒惠帝訊焉參調
於惠帝曰高帝創之陛下承之蕭何造之臣參遵之陛
下垂拱臣等守職惠帝以為是也民又歌之也嗚呼漢
之民以漢之污愈於秦之渴不知牽於清泠之水滌乎
腸中之泥也蕭何之傳曹參也若木工能構材而未果
覆而終者必待善覆者成焉何既構矣謂參為覆者參
守其構而不能覆徒欺君曰陛下不如高帝臣參不如
蕭何善守可也何廢作哉若不可以為廢作即文帝除
肉刑不為漢王仁聖之罪也參不能孜孜其君於成康
之政不知已不能覆何之構而荒於酒幸不同羲和之

誅貪位畏勝飾情諛以惑君也孰名為賢相耶吾病漢
史以蕭何為善求繼以曹參為堪其後故為論之

四維論

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吾疑此管子之言也彼所謂
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
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為非也然則是
二者果義歟吾見其有二維未一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
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
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徇枉與羞為非皆然然
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
以立天下曰仁曰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
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
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

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則為此言管子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六逆論

柳宗元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凌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聞舊者雖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妨之其為理本大也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也固夫所謂遠間親新聞舊者

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矣自中人以降守之是以為大據而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倬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踈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舊不足倚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輒僣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以教於世莫知其所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

拘儒瞽生相與群而咻之以為狂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矣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辨私論

牛僧孺

近古之人所謂私者謂苟萃於利苟處於逸苟潤其屋者也某以為斯皆小人之私非聖賢之私也夫聖賢無私而不自知其私也何者必公其身而私於人是不私一身而使天下私之也胡以言之夫嬰兒見保傅之母則咤然而識非有知而親之利其乳而私之也握馬見廝養之夫則奮然而嘶非有知而親之利其芻粟而私之也夫天下之人非復乳孩握馬之愚也苟有公其身而利之者孰不利而私之乎故賢君良臣必私天下而公其身故天下之人皆私而親之暗君愚臣必公天下

而私其身故天下之人皆公而踈之人踈之者多天下欲其昌也難矣昔大禹之手足胼胝是公其身於治水也臯陶之謀明弼諧是公其身於規諫也傅說之對揚王庭是公其身於輔佐也周公之吐握勤拳是公其身於禮賢也宣父之作春秋刪詩書是公其身於垂教也故有夏之人思大禹之功有虞之人思臯陶之直有商之人思傅說之政有周之人思周公之勤有道之人思宣父之教或開國尊其嗣而私之或建祠飾其像而私之至於商辛之聚財鹿臺是以天下之利私於己也故天下公而踈之秦皇之廢棄諸侯是以天下之爵私於身也故天下亦公而踈之故武王公天下之財而散之而天下之兆庶皆私而親之高皇帝公天下之爵而封之而天下之英雄亦皆私而親之是以自私者人公而

士也自公者人私而昌也夫聖賢非必公其身私在其中不得非公也天下非必私於一人公在其中不得私也余謂亡國之君亡家之臣亡身之人俱不得其道也非聖賢之無私也

自明誠論

歐陽彥

自性達物曰誠自學達誠曰明上聖述誠以啓明其次考明以得誠苟非將聖未有不由明而致誠者文王周孔自性而誠者也無其性不可而及矣顏子游夏得誠自明者也有其明可得而至焉從古而還自明而誠者衆矣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為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明之於誠猶玉之待琢器用於是乎成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器者隱於不琢而見於琢者也誠者隱於不明

而見乎明者也無有琢玉而不成器無有用明而不至誠焉嗚呼既明且誠施之身可以正百行而通神明處之家可以事父母而親兄弟游於鄉可以睦閭里而寧訟爭行於國可以輯群臣而子黎甦立于朝可以上下序據於天下可以教化平民明之於誠所恨不誠也苟誠也蹈水火而罔害彌天地而必荅豈止君臣鄉黨之間乎父子兄弟之際乎大哉明誠也凡百君子有明也何不急夫誠先師有言曰生而知之者上也所謂自性而誠者也又云學而知之者次也所謂自明而誠者也且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夫然則自明而誠可致也苟致之者與自性而誠異派而同流矣知之者知之委之者知之

論相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
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
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
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為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
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
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
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
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
楊氏之禍耶為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
法者當曰此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矣今
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
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卜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和於介虫為長
而壽古之聖者剝而股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生
勦其壽既勦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
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天戮之脫其肉鑽其骸精氣
復於無物而貞悔發乎焦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地
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
凶不當妄也壽而天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豈合其
明乎壽靈介而傲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殼而決狐疑
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
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
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
刀劍者不成則屠犬彘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

蓋不祥器也其神者躍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
燭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為
神固無悉然是亦為怪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鍾鼓器械
必釁之豈神明貴殺亨羶腥歟今亡其禮未聞屋室不
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派皆妄
作也夫潔壇墀而布精誠求福之來緬不可致耕夫蠶
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祥如荅實歟妄
毀犧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為至矣揚子雲為太玄設
卦辨吉凶如易之告若使以後代有如揚子雲又為一書
可策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也子專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
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著龜也子又焉徵夫鬼神乎子不語
是存乎道義也

唐文粹卷第三十五

福